



人權與國權

編輯先生：北平十三教授發表保障人權的宣言後，北平及上海的教育界人士都有宣言響應。最近報載上海又有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發起護權運動，我最初以為也是響應北平十三教授的，後來讀了新聞的內容，才知是指保護國權，反對國際干涉而言。我以為人權國權都是應當保護的，所以在原則上，我對於保障人權的運動和保護國權的運動，都贊同。不過我以為這兩事之間，亦還有一個相連的關係：為什麼有人要發起「護權運動」，就因為外國要把中國當作「問題」來討論；為什麼外國要把中國當作「問題」來討論，就因為中國自己不能不與；中國何以不與，就因為我們的政治不上軌道；政治不上軌道，自然一切不與了。舉一例而言，外國的基本人權，都有真正的保障，而中國的人權，祇有字面上的保障，沒有事實上的保障，一抓就是幾千人，所以許多教授要宣言抗議，保障人權。由此可見，要反對外國干涉，還得先自己爭氣；國權固不容他人侵犯，而人權尤須得到有效的保障，祇在表面上保護國權，而在根本上改革政治，這個「國權」恐怕是永遠保不了的。

高懷遠 三月十三日 上海

「國際干涉」

編輯先生：若問我的良心，我是不反對「國際干涉」的。祇是要看這個「干涉」是什麼方式，什麼內容。譬如別國要來瓜分中國，我絕對反對。譬如別國要派兵到中國來強制代行統治權，我絕對反對。假如強國僅僅是在外交上施用一種壓力，使中國可以不打內戰，可以革新內政，問我的良心，我實在不反對。我這樣表示，一定有很多人要罵我沒有國家觀念，罵我不顧國家的尊嚴，其實我心上是非常難過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大家反對內戰，內戰還是在那兒打啊！我們這些人，有什麼力量呢？我們自己既然沒有力量，那麼還是讓有力量的外國人來說說話吧！祇要因為列強的干涉而真能使我們得到和平、統一、民主、自由，這個「干涉」對於我們還是好的，有利的。我們都活不下去了，我們不要再在「面子」上死死工夫了。

周鴻道 三月十四日 上海

論壇兩事

編輯先生：最近論壇上有二件事情我請先生注意。

一、李健吾先生寫了一個劇本「女人與和平」，在辣斐戲院上演，引起不少批評，有一位安尼先生，甚至罵李先生「掛羊頭賣狗肉」。李先生寫了一篇答辯「從劇評聽聲音」，刊於二月二十三日文匯報「筆會」。三月

三日文匯報「筆會」又登了一篇適夷先生的「從答辯聽聲音」，對李先生責備，確實嚴厲。我當時讀了，對適夷先生很為敬佩。「筆會」的編者在適夷先生文後，附了一段聲音，大意是說，自李健吾先生的「從劇評聽聲音」發表以後，即收到許多反駁的文字，但編者認為該問題已大體解決，可以不須討論，故均未發表。後又收到適夷先生的稿子，認為那驚人的坦白使他感動，所以又發表了，我讀後很不痛快。不料今天（三月十日）文匯報「新文藝週刊」又刊載了署名「荒野」的一篇「一團和氣」，讀後非常高興，因為我要說的話，他都替我說了。……（編者按：一農先生此處引抄原文甚長，茲因篇幅關係，一概略去。請參閱信後編者按語）我對於適夷先生及荒野先生在他們文章中表現的態度，非常佩服。李文及版李之文都同在文匯報上發表，這種態度也是很好的。

二、最近出版的一期「文萃」（編者按：第二年第二十二期）有一篇杜邁之先生的「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知先生讀過沒有，如未讀過，先生不妨一讀。我本是一個自由思想者，自從經常閱讀「觀察」後，受先生等的影響甚深，尤其對於先生個人，論事總從正面論，不旁敲側擊，很為佩服。杜先生那篇文字的態度亦是如此，希望先生不要有成見，以為左派的作家都「正而辯論，僅用了許多為時下文人所習用的那些輕浮語氣，挖苦他人。」（見貴刊一卷三期尾頁病社會一文）

我寫這封信給先生，似乎與貴刊的一般風格是不很調和的，但我希望先生能將此文刊出，以證明貴刊的公正。

一農 三月十一日 上海

編者按：一農先生的信太長，我們將其中一小部分不重要的話刪去，發表于此。杜先生的那篇文章，我已讀過。我很同意一農先生的意見。各人的觀點不一定相同（亦不必強求相同），但杜先生那篇文章，却是很嚴肅，而且也如一農先生所說，是從正面下筆的。文匯報上幾篇文章，我是因一農先生來信而讀的，我們也同意一農先生的意見，並且我們願意將本期的「觀察文萃」一欄騰出來，將那三篇有關文字，因為那三篇爭論的文字中所包括的一個原則，有提倡的價值。我們唯一引以為憾的，即一農先生一方面希望我們發表他們的信，而他自己又不署真姓名，不附通信地址，這種態度我們深為不取。

掩口葫蘆

編者先生：今日南京中央日報載：該報昨日紙庫失火，被焚捲筒紙四百筒，損失六萬萬元。該報推測係奸人縱火，正密查中云云。前不久，京市正鬧紙荒，大道報改出半張（原出一張半），新中華日報出四分之一張，中央日報曾為此事，撰論大罵國紙之徒，主張嚴辦，義形於色。而今該報一火四百筒，讀者無不掩口葫蘆。謹錄以發「觀察」讀者。

高世勳 三月十五日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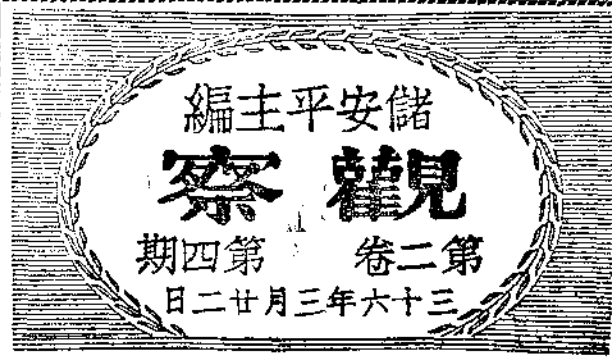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張文襄：燕京大學教授
譚熙明：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蔡士俊：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李益白：山東大學教授

唯和平可以統一論

錢端升

在這個當口，主張和平是不時髦不識相的。可是真理往往是不講時髦，也是不識俗相的。由和平以求統一是一極難的。可是由戰爭以求統一絕無可能——除非先任全國糜爛。糜爛之後，何時統一，如何統一，誰來統一，誰都不能知道。和平與戰爭外，又無第三條路可走，難的路子也就成了唯一可走之路。

一
和平之難，年半以來，已是家喻而戶曉。兩個革命的政黨，各自樹立了政府（指有實際的統治力而言），而又各以軍力為後盾，是不易從和平中求統一的。要和平統一，下列三個條件中的一個必須滿足。第一，兩黨共同接受一種純粹政治爭權的方式，以代替過去武力（包括用憲警各色人物來執行的恐怖政策在內）爭權的方式。第二，兩黨因重視國家統一的重要，各願縮減其爭持的範圍（或指地域，或指事件）縮減到無爭的程度。第三，兩黨中的一個能重視國家統一到一種極高的程度，高到為求取統一，連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取消自己以救倒懸，也所甘心。從邏輯言之，第三只是第二的引伸；兩者性質相同，意義相同，僅程度有不同。

第三個條件是絕對的不存在，也無成熟的可能。無寧無勇無既得利益的老百姓們儘管可以焚香祝天式地幻想着這樣一個奇蹟，但是這個奇蹟決不會降臨到我們這個現實的世界。兩黨都痛詆對方為不愛國者，而又都自以為負有救國救民的大任者。他們那甘自我犧牲以成全對方的統一呢？

第二個條件包含着某種程度的可能性，但在過去未嘗被考慮為和平途徑之一，暫且不論。

第一個條件是年半以來兩黨在表面上都是一再承認了的。這就所謂「政治民主」也者。也就是說：兩黨同意使國民政府擴大基礎，使國民黨的政府變成各黨及無黨者共同參加的過渡政府，再由此過渡政府建立民選憲政的政府。如何建立民選的憲政政府，亦不由一黨決定，而由各黨及無黨者共同決定，以保障新政府之確為民選確符憲政精神。在這個新的政府中，國共兩黨及一切黨派均有以政治方式爭取政權的平等權利。在此條件之下，國共兩黨均願放棄過去武力爭權的方式，以換取中國的統一。

自去年一月十日開幕以至三月二十七日停止東北衝突辦法成立（包括蔣主席的四項諾言，政協的五種決議，及軍事三人小組，一月十日的停止衝突，二月二十五日的整軍方案，三月二十七日停止東北衝突辦法在內），政協的整個精神即在滿足並充實這一個條件。對於這些諾言協議的成立，不特兩黨有過正式的承諾，而且有其他小黨的參加及全國無黨人民的贊許。不特有中國全國人民的贊許，而且有美國正式的斡旋。不特有美國正式的斡旋，而且為

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所祝福者。所以這些諾言協議的力量，法律的束縛力和道德的束縛力，俱是十分雄厚。然而一年以來，這些諾言協議沒有一件成爲過真正的事實或有過規規矩矩的實行。不實行的責任兩黨互相推諉：甲說乙破壞協議，乙說甲破壞協議。做調人的馬歇爾說兩方猜忌太深，缺乏互信。一班的國人則說兩方都無誠意。

照去年年初的形勢，和平統一應該有望了，而結果又成泡影！如今國共九年餘公開的聯絡完全中斷，內戰烽火瀰漫半個中國，今日而言和平，其困難自然比從前更多，也自然沒有一個熟識目前情形的人有胆量去漠視這種困難。

二

然而今日中國的統一又決不能從武力中去追尋。不能就是不能，而尙不是應當或不應當的問題。倘使應當或不應當可以發生作用，那中國此時早應該沒有內戰了。我們所要說的只是：內戰決解決不了國共的問題，也決產生不了統一的中國。不能的理由有四：

先從軍事說。如果國共兩方中有一方在軍力上能將另一方於短期內打垮，於不出岔子之先打垮，那國共之爭也就有了解決。不幸的這個可能是不存在的。不但延安打不垮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也打不垮延安。

相信國民政府有力打垮延安者不外根據於前者軍隊較多，地面較大，財力較富這些事實。實則這一根據並不可靠。延安軍力少於國民政府，這是確的。但延安善能利用其所謂遊擊戰術。遊擊戰術就是長期戰破壞戰。要打垮延安，必須以遊擊戰對遊擊戰。不探遊擊戰便打不垮延安；探遊擊戰則你遊擊我也遊擊，全民遊擊，亦即全民犧牲。試問在這樣長期的混戰中，人數稍多有何意義？地面較大有何意義？財力較富又有何意義？要在這樣一個戰爭中致勝，國民政府必須具有遠大於今日所有的優勢。而且非民衆組織和隊伍的待遇紀律鬥志兩個方面有優於延安的表現不可。這兩事牽涉到行政及經濟問題，容後再論。

國民政府另有一種打垮延安的可能。這就是軍力上的絕對優勢，如同盛大的空軍，精良的機械隊伍，新式的通訊部隊等等，可以使它能在極短的時期內消滅共產黨散在各地的主力。這樣一個優勢非美國援助不能實現

，而美國可能的援助縱可稍稍增強國府的軍力，但不可能增強到使之有壓倒的優勢。這個道理下面也當另論。

第二從經濟說，長期的全面的內戰——尤其在八年抗戰之後——在經濟上的消耗是具有毀滅性的。這毀滅性的負擔要壓迫着內戰的雙方，而有着正式政府得着國際承認的那一方特別會感到經濟的壓迫。內戰繼續不停，經濟崩潰總不能免。吃崩潰的大虧者當然先是國民政府而不是延安。經此之後，如果延安佔了上風，而國民黨的武裝隊伍也用共產黨隊伍的游擊術以延長內戰，則吃崩潰的大虧者將輪在共產黨身上。推演下去，直到全民毀滅爲止。

只有一種情形或者可以免去經濟的崩潰。那就是美國全面援助國民政府，使之物資充裕，貨物流通，通貨穩定。但美國也不會有此豪爽，其理由與美國之不會贈給全力的軍事援助相同。而且以國民政府行政機構的寡能，美式的經濟援助也是不易見效的。

第三從外交說。關於外交，中國在今後三五年內必須做到兼善美蘇的地步。這所謂「必須」也者不僅是含着「應當」或「不應當」的道德觀點在內，不僅是含着「有利」「有害」的打算在內，而且更含着「非如此不可」的客觀在內。固然美蘇有過對峙的形勢，固然這形勢尙未完全消逝，但美蘇均需和平，這一個共同的需求將使兩國的合作代替了兩國的對峙。在兩國合作之下，我們即不問兼親美蘇是否應當是否有利，我們在事實上將無親一反一的可能。

但是，誰能執行此兼親兩國的外交政策呢？在內戰進行中的國民政府能不能呢？不能。因爲無論共產黨是否得着蘇聯的接濟，它一定會對蘇聯表示極友好的態度，而國民政府也一定因之會疑心到蘇聯的援共。共黨消滅後的國民政府能不能呢？不能。因爲在內戰進行期中，國民政府與蘇聯的關係將會惡化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國民政府崩潰後的共黨政府能不能呢？也不能，因爲共黨與美國關係也會經過同樣的惡化。

既然在內戰進行中國民政府無法兼親美蘇，內戰結束後任何一方支持的統一政府也無法兼親美蘇，那末美蘇兼親這一個「必要」遲早將使內戰無法進行。這一道理，驟看起來，有類意願之思。但是美蘇關係的好轉將證明這道理之極端客觀。

第四，從政治上說，內戰不特走不到統一，而且是一條瞬息走盡的絕路。須知全面戰爭無論是內戰外戰，都是人民所最不歡迎之事。外戰尙易維繫人心，因為外戰可能是合乎民族的要求的。抗日之戰就是這樣一個戰爭。但是，即使在人民願予支持的外戰之中，政治還須有一番改良，政治上的摩擦尙須力求減少。此無他，就因戰爭總不是好玩之事，所以總須以全力排去勝利的障害。內戰而要有一點點的成功希望，政治上更需要大大的改良。然而國民政府能在內戰進行中有充分的改良麼？不能。共產黨於佔了上風之後（假定有此一日）能有充分的改良麼？也不能。

共產黨假使能有軍事上佔上風之一日，這個日子一定在整個國民經濟潰爛之後，也是全國生靈塗炭之後，在那時，政治的之難以改良是可以想見的。

國民政府如要以軍力消滅延安，以完成統一，則在內戰進行期中必須刷新政治以（一）收拾民心，以（二）爭取國際同情及贊助，以（三）維持隊伍的作戰及補充力量，更以（四）產生足夠支持軍事及一般行政事業的經濟力量。國民政府非不想這樣做，而且也正想這樣做。但是內戰一日不停，這些目的亦一日無法達到。

收拾民心最需要予人民以喘息的機會，並尊重其自由。戰爭不停，何能喘息？干戈擾攘，何能法治？沒有法治，又何來自由？其結果則不但其約法一輩子爲具文，即其新頒的憲法（其關於人權者已經宣告有效）又何能實施？如此下去，人心將日見此離，更何能講收拾？

目前所盛傳的改組政府與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之所謂擴大政府基礎，和今年一月八日馬歇爾之所謂自由主義份子參加政府有關。政府基礎如果真正擴大了，或是自由主義份子真正參加了，那末國民政府外可以得美國之援助，內也可以爲民心所歸附。到了那時候，不要說戰可以勝，即和也可以成。在那時，國民政府可以不必怕共產黨搗亂，而共產黨也決無搗亂的可能。不幸在內戰進行之中，政府基礎決不能如此擴大，自由主義份子也決無從參加。蓋所謂擴大基礎者乃是放棄一黨專政，而容納黨外人參與政權，與國民黨共同執政之意。如果政協決議實行了，共產黨等加入了，自由獨立份子也加入了，加入之後，可以發生多種主張相爲上下，有理者取，無理者捨，諸如此類的爭議消長的作用，這自然是擴大

。如果像最近報上所說，政府改組由青年民社兩黨加入若干人，由接近政府的社會賢達加入若干人，則政府的素質並無變更。如此改組，而謂可以一新天下耳目，產生新的力量，其誰敢信？即欲信之，亦是催眠式的信，經不起澆上一陣冷水。如果美政府信之，也經不起輿論的指摘。此種改組何能爭取國外的同情與贊助？

那末，除了此種形式的改組外，在戰事進行中，有沒有實在的改組的可能呢？沒有。國共內戰比不得抗日之戰。在抗日之戰中，國民政府如果願意擴大基礎，那一定可以擴大到可以代表全民，因爲全民都願抗日。但今日中國人民，除了少數當事人以外，大都不願有內戰。不願內戰者決不願加入一個政府，除非這個政府立志不打內戰。換言之，如果國民政府不打內戰，縱使共產黨不參加改組的政府，旁的份子沒有不參加的理由。如果政府要打內戰，則除了願打內戰者或是認定共產黨非打不可者以外，誰肯參加？此所以在內戰進行中，政府改組的程度亦只能止於近來報上所傳的那種程度。

至於隊伍作戰及補充力量的維持及經濟力量的增厚，更有需乎政治實在的刷新。這就牽涉到行政機構的良窳問題和行政效率的高下的問題。近來大家好言貪污，因爲貪污是大家容易了解的惡事。殊不知行政機構的癱廢和行政效率的低劣更爲中國近年致命之傷。如果機構較爲健全，效率較爲高強，又何至有徵丁則虐丁，徵糧則偷糧，運輸則走私，管制則自肥的醜事？又何至執政者愈言設計考核，則法令愈是紊亂，執行愈是虛假？愈要求分層負責，則層次愈見混淆，責任愈相推諉？要增強士氣，補充隊伍，要維持公教人員的生活，要對國民經濟作相當的管制，此種行政機構和此種行政效率決然是担当不起，有敗無成。但是要改善這種機構和這種效率亦決非空言所能奏效，也不是加上若干青年民社黨人和社會賢達所能濟事，而有賴於政府的澈底改組，新人的當政，及新風氣的樹立。如果因內戰進行之故而新人裹足不前，新風氣無由樹立，則內戰又如何能打得下去？

由上種種分析，可證內戰不但不能取得統一，且也無從持久。持久的條件無一存在，更如何能說到成功？

內戰的唯一結果是糜爛而已。中國總須有統一的一日。與其坐待無可

捉摸的統一於糜爛之後，毋甯爭取可以捉摸的統一於糜爛之先。與其以不可能的長期內戰來試驗統一之是否可能，毋甯以自我的犧牲來把握全民所希望的和平。

三

戰爭和平之間有着我們可以想得到見得到的分別。

長期內戰的最後結果將不是國共某一方的顯明勝利，而是兩敗俱傷中的全國糜爛。糜爛之後，少則一二十年多則三五十年之後，中國當然仍會統一。但這數十年的過程則我們不敢想像，也無從想像。

在內戰的初期，國民政府當可把握着相當的優勢，但優不到可以迅速解決共黨的地步。共黨在軍事上愈是失利，則其所用以破壞對方據點、交通線、及經濟機構等等的法愈是層出不窮。在戰事進行期內，國民政府既然沒法作政治上真正的刷新改革，機構效率沒法有若何的改善，國民政府自亦不能對此種破壞為有效的防禦。下焉者，國民政府或且實行壓迫政策，壓迫一切批評不滿的自由言論，甚或誣之為受共產黨的利用，而加以打擊。如此，不特國民政府絕無作進一步改革的可能，而且連青年民社黨中比較硬直的份子之先已參加政府也將外撤。

這樣的推演可以說明下述一種循環：戰事愈長則艱苦愈大，艱苦愈大則需要人心更大的歸附，然而長期鬥爭的結果事實上將愈失民心，愈增艱苦。

拉据式的內戰不能是一方永佔優勢的。如果美蘇關係不即改善，國民政府在失利時可能得到美國的援助——尤其在范登堡當權的時候。但是源源不絕的援助仍須靠自身的爭氣。美國的援助既然不足以發生短期內消滅共黨的壓倒力量，崩潰和糜爛自然繼續進行而無已。

假使在這崩潰糜爛中，共產黨倖而勝了，試問他們能如願以建國麼？也不能。中國本來就是窮。窮而又加以糜爛，參加糜爛內戰者決不能再有力量——實際的和道義的——去做恢復的工作。且中共可能有的力量亦不能和一九一八後的布爾雪維克黨相比擬。不但對於內部的復興工作是如此，對於應付四鄰的涉外工作也是如此。其中道理不難說明。一九一八後的蘇俄雖被英美諸強所嫉視，但蘇俄的原氣並未大傷，英法與蘇俄之間尚有

若干相當中立的國家，而諸強也沒有在蘇俄領土上作樹立勢力範圍的企圖。經過糜爛之後，中共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不能和這樣的蘇俄同樣有利的。

以上無非要說明，經過長期內戰全國糜爛之後，誰都沒有把握統一中國。

和平的結果便大有不同。

第一，人民的生命可以有所保全，社會的資源可以避免毀滅。

第二，過去中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實在太少。戰事停止，而又有數黨同時存在，自由總可增加若干。

第三，國共兩方可以在其範圍內進行其所主張的各種經濟改革，經濟建設，在原則上，兩方的主張本無多大出入。在實行上，共產黨替貧農做的工作多些，而其手段則有時有地過分暴烈。如果兩方有競賽的可能，競賽愈烈，則愈能得民心的作風也愈必盛行。這種競賽，只要不演為比武，總該是有益于國計和民生的。

第四，目今中國在國際局面上實在太噱頭了。號稱五強之一，而什麼事都不能說話。號稱亞洲戰勝國家，而對日本，對高麗均無發言的資格。甚至非、退、的凌人態度和法國對越的強硬政策我們也須忍受。我們再不統一，再無力發揮獨立的外交，為亞洲和平着想的外交，則面子問題固可忽視，其如在紊亂的甚或反華的亞洲中，我們也不能自保何？然而獨立自主的外交絕對繫於和平和統一。有了和平和統一，才能發揮獨立自主的外交。

四

由和平以求統一，其困難前已言之。然困難與不可能不相同。不可能者言其有內在的矛盾，有客觀的障害；困難之起則或因人力之未盡，或因觀察之未週，只消多盡點人力，多作些觀察，行多知多，便可克復。和平統一的困難亦即如此簡單。

要和平統一，仍只有兩條道路，其一是去年政協所走的道路，即國共兩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爭權的方式來代替武力爭權的方式，其二是減少爭持的範圍，由爭持而變為互不侵犯的合作。

先說後一條路。這為政協所未嘗試探之路，可稱之為聯立之路。國共兩黨既爭持多年，分裂多年，誰也併不了誰，毋甯兩方均承認此分立的事實進而為聯立的統一。兩方在其現有的轄地上可各維持其政府，但在此兩個政府之上更冠以一個共同的政府，或不妨即以國民政府兼充共同的政府。如採此辦法，則國民政府將具有兩重的資格：一為國民黨的政府，統治今日國民政府號令所及之地；又一為全國性的政府，代表中國管理全國性的交通，並執行兩政府協同的外交政策。

國共兩政府的對內事務，皆憑自主，不相干涉。裁軍可，擴軍亦可。資本主義可，共產主義亦可。一黨專政可，聯合政府亦可。惟兩政府必須相約互不侵略，更必須承認由聯立政府管理全國性的交通，並執行兩政府所共同協議的外交政策。

這樣的統一有三大困難。第一，今日國民政府號令所及之地所謂解放區者犬牙相錯。要兩者不生時起時伏的爭執，豈不過於理想？這個困難我可完全承認。但如兩方能體念人民的苦痛，承認這樣不高的和平辦法總比內戰高明一些，則兩方又何難而不能就實際的佔領為分治的界線，再徐圖整正？

第二個困難在交通之如何辦理。兩區域間的交通是不能不暢開的。沒有交通，民不聊生。好在過去交通問題所發生的困難多半由於軍運而起。如果兩方能放棄戰爭，則軍運問題隨而消滅。軍運問題不存在後，像去年六月國共兩方所協議的恢復交通辦法也沒有不可實行的癥結存在了。

第三個困難乃是對外政策如何取得協議。我以為這並無多大困難。法國三大黨——共產、社會及人民共和——所願共同維護的政策亦即是我們所應採取的政策。兼親美蘇，不于美蘇之中作仇友之分，對於我們利最多，害最少。內戰一旦停止，這樣的一個政策也應為兩黨所同意。

有的人或者要問，世界上一切聯邦必設政府，亦必有複雜的憲法和機構。這裏所提的辦法得不過於簡單？我的答覆是：我所以避免聯邦這個名詞者，就恐一稱聯邦，則國共兩方又將對聯邦制度大作爭執。現在所提的聯立辦法並不是聯邦制度，而只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統一方案。如果兩方真願停戰，則停戰之後，兩方的猜忌必可日趨減少，合作亦必日趨密切，由是至於真正的聯邦或是一統的政府，亦多可能，固不備一個只有交通管理

權和外交執行權的聯立政府而已。

前一條路就是去年政協所嘗試而沒有成功之路，可稱之為聯合之路。沒有成功却并不等於沒有可能。不但無不可能，而且一旦成功，尚比聯立政府為妥當，為圓滿。

要做到國共兩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鬥爭代替武力鬥爭，我們認為政協所提的方案在大體上是準確的。換一句話，必須聯合政府根據各種有關的協議以成立一個民選的立憲政府，然後中國可有真正民主，而國共可有和平爭政的方式，國共以外的黨派也可有和平爭政的方式。政協的缺點不在其方案的欠佳，而在政協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國共以外大眾人民的力量。因為大眾人民沒有代表參加政協，所以政協決議被破壞時，只見到國共間的互爭互詆，而見不到大眾人民對破壞者之爭，或是大眾人民加于破壞者的責備。

政協會員三十八人雖國共只有十五人，然而其餘二十三人多半是國共的附庸；而極少真能代表國共以外的勢力。此為政協決議不能實現的最大原因。所以如果今後的和平仍須循政協之路，則政協的參加者，國共而外，須有大量可以代表非國共非不附共的中立份子。倘能如此，則破壞決議者將稍有顧忌，而責備者亦將不限於敵對的一方。如責備破壞者只限于對方，則破壞者必將有所自辯，而以破壞的責任誘諂對方，從而是非難明，破壞者反可肆無忌憚。如果中立者的力量較大，中立者可以監督決議的執行，可以指斥破壞者的責任，則中立者縱無武力為後盾，亦總可藉輿論以自雄，而輿論也可因有所寄託而飛騰。

以上兩條和平之路，走任何一條都可以獲致統一。走戰爭之路者不久總會走到絕路的盡頭的。此時縱不和平，統一縱不在望，但是堅主非和平不能統一的人們不妨先發出和平統一之聲，計劃和平統一之路。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姓名的任何論文。

論台灣之動亂

吳世昌

台灣的騷動，自上月廿七日起，延續至半個月之久，由台北一地蔓延到全省各主要城市。殺傷人民迄無正確統計；據傳多至四五千人，不下於內戰中一次大會戰。台人所提條件，幾乎要脫離中央而獨立。台灣淪陷五十年而收復，歸家後不到兩年，竟有此鉅變。此事雖然只是一個地方問題，却充分試驗出了今日政府的統治才能與方法。按理論說，台灣久受日本殖民地式的統治，一旦自由解放，重歸祖國懷抱，望治心切，應該最易表現治績。然不旋踵而民心激變，全省騷然；此中原因，足令執政者深切反省。且經此變故以後，即使以後平定下來，究已種下裂痕，非短期所能恢復。我們覺得構成台灣變亂的原因頗多，而且此種原因，其他各地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換句話說，各地現在雖表面平靜，而不安的潛伏性却並非沒有。爲民上者，如再不反省，再不改轍，甚至變本加厲，如北平、青島之黑夜捕人，動以千計，則一旦超過了人民忍耐的限度，將有令人不忍言者。與其他日焦頭爛額，何如現在曲突徙薪？我們今作此語，必有虛囑之徒，認爲危言聳聽。實則打開近半年的報紙來看，滿紙都是政治腐敗，民生疾苦；政府大員則置憲不飾，鄉里小吏則魚肉斯民。台灣孤懸海中，民情無由宣達，然各報所記，非無先兆。即如「觀察」二卷二期所載通訊，台胞至今國籍尚未確定，而慘毒却已備嘗；怨怒之氣，醞釀已久，不安之情，躍然紙上。而地方當局，猶木然無知，繼續其作威作福的統治，與民爭利，竟至打死攤販。其起因雖微，而所以構成此因之背景，却是當前中國政治的根本問題。

我們考察這次台灣變亂的情形，當從兩方面來看。其一是統治者方面的，從心理、制度、人選、到統治方法，幾乎沒有一端不足以引起變亂。其二是台胞本身，可以從心理、性格、傳統、生活各種不同因素來分析。至於有人認爲這又是什麼共產黨在鼓動，我們認爲這未免太恭維共產黨。我們無意替共產黨作義務宣傳，也不想借此問題把台灣人民向左邊趕去。

把共產黨看得有這樣大而普遍的勢力，確是太估高了他們。

國民黨以征服者的姿態回到收復區，這似乎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其中下級幹部尤其如此。台灣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來的；這班征服者的第一個感覺是：我解放了你們，你們從今以後不再做亡國奴了，應該感謝我。其次是：你們受了五十年日本奴化教育，不免有許多錯誤觀念，現在要從新教育你們，訓練你們怎樣做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人民。再說，中國本部的人民，尚且要受二十年的「訓政」，你們被日本統治得這麼久，當然更非結實實的「訓」一下不可。存了這種心腸，自然對台胞有一種征服者的優越感。有了優越感，自然會形諸辭色，見諸行事。平心而論，台灣受日本統治至半世紀之久是事實，台胞不會談國語而會說日語是事實，需要不同的教育與治理方式，在政策的原則上並非錯誤。可是這份工作，不但不可以以征服者的優越的姿態君臨下屬，甚至不可以以慈善家的憐憫姿態或施恩態來對付台胞。這份工作，只有教育家的同情、忍耐和服務精神，才能見效。當地台胞誠然大多數不能說國語，也許無法看「三民主義」，但其一般的教育水準，政治判斷力，却未必比國內別的任何省份都低。在他們想來，台灣淪爲日本的殖民地，台胞淪爲亡國奴，這是祖國對不起他們；他們並不願意脫離祖國，是祖國割棄了他們。總之，他們無負於祖國，是祖國辜負了他們。他們受日本之壓迫奴役，是無可奈何之事。既已回到祖國的懷抱，即不說受到如何的幸福，至少不應再受壓迫，再受歧視。並且，在日本統治時代，台胞在國際間是日本的臣民，受日本的保護，而日本是一個強國。回到中國以後，拋棄了日本國籍，却並未立即獲得中國國籍，在國際間反而不遑不恥起來。這種種苦痛，台胞以外的人是很難想像的，統治者當然更沒有閒心情去想這類問題。

上文所謂征服者的優越感，不但在人事方面，也在制度方面表現出來。台灣是省，其政制應與其他各省一律，假使需要一點不同，其不同應該

是教育性的，決不該是統制性的。然而台灣的省長公署，其職權之大，遠超過別的省政府。甚至全國性的學術機關，在別省省政府不應過問的，如國立大學，中央研究院的調查所之類，而省長公署却一併要管。今日別省所沒有的，或雖有過，因擾民病民而撤銷的機關，如專賣局，貿易局之類，台灣還要設立，這在台胞看來，所謂省長公署，儼然又是個總督府。而這個省長公署的政績，遠在去年春天，台胞即會對美國記者這樣描寫過：「你們美國對日本何以這樣寬大，只投下兩顆原子彈？對台灣何以這樣殘酷，投下了一個中國政府？」（這使孔子的警句「苛政猛於虎」大為減色！）別的不說，即就專賣局與貿易局這兩件戰時曾有寶貴而論，政府應該早有經驗。三十三年湘桂之役，唐生明的偽軍向湖南人宣傳，即以「取消專賣制度」為口號，後方的專賣制度在湘桂戰後因此取消。陳儀在戰時主閩政，其貿易局人員貪污狼籍，日人陷福州後，當地人民大肆報復，在閩的浙人被殺者不可以數計。福清人民，至殺縣長，懸首於長竿之類，以迎日軍。此種情形，當局似不該木然不知。今日台灣的省長公署制度，職權如此之大，把它放在任何一省，都足以造成盛世才在新疆的形勢，何況放在局勢微妙，敏感特甚的台灣！

有了這樣一個職權強大的制度，很容易引導統治者走上獨裁之路。人類對於「利」的誘惑有時尚能拒絕，「權」的誘惑則是一切誘惑之中最富於魅力的。一個長官可以不不要錢，但他的「班子」是不是也能廉潔，尤其是在今日政局之下，尤其是挾征服者的優越感以去的地方，尤其在「專賣」「貿易」的官許與民爭利的制度之下，那就誰也不敢担保了。勝利後到台灣去的，教育、學術乃至工商人士，固多抱負拓荒者的心情去辦事業的，但所謂地方幹部的從政人員，恐也有不少是抱着「掘金」(Gold Digging)的心情去的。陳儀個人，有的說他還廉潔，也能幹(可憐今日的人民，正吃了許多「能幹」官吏之大苦。)但證以他治理福建這一段治績，實在太不成話。日本對於福建，本無意佔領，其淪陷可說全由陳儀所引起的閩人之反感所促成。今日中央之以陳儀治台，大概以為他在福建久，熟悉台情，而不查一查他在福建的治績，實為大誤。如果原知陳儀在閩之劣跡，而仍卑以海疆重寄，則可見用人如不問賢否而只問親疏、派系，則政治一定搞不好，且必招致後果。

台灣這塊地方，在日本統治時雖然沒有自由，沒有政治民主，但一口

苦飯是有得吃的。用一句時髦的話，他們有低度的經濟民主，社會亦相當安定。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所謂「原料台灣，工業日本」，使當地物資也能調節。台灣以產糖著稱，但台糖的輸出並不能賺錢，日政府曾給以補貼。農田土壤之改良，日政府也下過本錢和工夫。光復以後，工廠停頓，失業增加，糧價日漲，台人生活直接感受威脅，其民性又極強悍好鬥，而統治者猶不減其虛驕，依然故作威福，毫不察覺台胞的感情，可謂荒謬糊塗。至於台人所提條件，不論撤換官長，改變制度，均無不可商討之處。但其暴動性質，只要非台人便加敵視，甚至以能否說日本話為判斷之標準，搜查外省人住宅，形同搶劫，繳軍警槍械，跡近叛逆，却應該禁止。這種行徑也足以證明兩點：其一，可見這次民變決非共黨操縱指使，純係地方當局逼成。其二，台人確實須要重新教育，其在日本統治時代所受不健康的教育之餘毒，須要一個長時期的消毒工作。今後不須作教育上的防疫工作，以免日本奴役思想之再度侵入。法國在第一次大戰後收復阿爾薩斯、勞倫兩省以後，怎樣教育兩省人民，足以為我們借鑑。

處理這次台灣的民變，我們不主張臨以武力，這樣即使能使暴亂平靜下去，至多只能做到「民免而無恥」的程度，要使台灣今後「有恥且格」，當然要除去造成暴亂的根源。陳儀長台年餘，使台胞在勝利以後對祖國的一團熱忱斷傷殆盡，變成離心，民怨久積而毫無覺察，實在應負最大的責任。這樣的疆吏再不撤換，足以使舉國寒心，豈僅台灣一地而已？地方軍警之擅作威福，動輒毆打，也是由於在上者之素不以「人權」為重，其由來已久。「專賣」「貿易」設局，一味與民爭利，是這次台灣亂的直接原因，必須立即明令廢止，以平台胞之憤。省長公署制度，也該明令取消。中國素無殖民地，而偏要在淪陷五十年的台灣嘗殖民的味道；現在既已嘗到，可以改過來了。今後治台之道，當以安定，不擾民為第一義。向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之途邁進。(警備司令部文告中語)，這類虛偽的八股，請先收起，因為台人不是瞎子，他們也看見了別省是不是在實行三民主義。因變亂而引起的台灣自治問題，我則以為從變亂本身的性質看來，台灣沒有理由比別省需要更多的自由。台灣同胞需要自治是可以得人同情的，但似乎得先忘記他們的「日本化」，籍口不能，也不該勉強外省人也必須有此「日本化」，才被台人認為同胞而免於歧視。如果在這些界限沒有泯除以前而就高度自治起來，則是很危險的。中國已經領教過了外蒙的自治而獨立，和新疆的高度自治。

台灣變亂的情形雖很特殊，因果雖很複雜，但這只是對於腐敗、獨裁、剝削、壓迫統治的一個反抗的信號。對於統治者，「反抗」固然可惡，「信號」却未始無益。我們希望這個信號，對於政府也起一點教育作用。

台灣民變真象鉤沉

純青

台北「二二八事件」的真象漸漸清楚了。

起初是惡吏槍殺攤販的流血慘案，官迫民變，旋發展為全省性的民變。那民變是一氣呵成而無組織的，殆可斷言。台灣新生報三月三日（號外）及四日如此報道：

二月廿七日晚七點半鐘，太平町發生緝烟事件以後，民衆在憤恨之餘，擁到憲兵隊和台北市警察局請願嚴辦兇手，一面打鑼當眾宣佈事件的始末。廿八日上午九點餘鐘，民衆以案件未得解決，又沿街打鑼通告罷市，全市商行，立即響應，相率關門閉戶，民心憤慨，羣情激昂，全市騷動，風聲鶴唳。時有一批民衆，打鼓敲鑼，至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前，該所警長黃某上前欲加制止，都以其平時藉勢凌民，遂將其圍打並搗毀所內玻璃用具洩恨。民衆見已達到目的，就紛紛向本町專賣局台北分局前進，各處民衆，先後如山洪爆發般地向四方八面洶湧而至，衝進局裏，毆斃該局職員二名，傷四名，把局裏存貨火柴，香烟，酒及汽車一輛，腳踏車七、八輛……一件一件由裏面拋出路中放火焚毀，一時火光冲天，迄至一日尚未全熄，所有門窗玻璃全毀，圍觀的民衆不下二三千人。憲兵聞訊趕到，但無法維持，都各避開歸隊。南門的專賣局總局亦被包圍，幸門戶早已緊閉，僅打破玻璃而已。下午一點餘鐘，有一陣以鑼鼓為前鋒的羣衆，約有四五百人，趨向長官公署，衛兵舉鎗阻止羣衆前進，旋開鎗擊下，計約二十餘響，驅散民衆，其後據一般民衆說，市民即死二人，傷數人。但據葛秘書長報告市參議員說：兵民受傷各一。然而民衆並不因此而散歸回家，反之，情勢愈益複雜，學生全部停課，各機關團體員工，都逃走一空。有一部份民衆蜂湧到本町正華大旅社，衝破門窗，搬出傢具物品焚燒，表町虎標永安堂等數家的店面玻璃，均遭搗毀。自家用汽車，卡車，在本町，台北車站，圓環（夜市）等地點焚毀者，約有十

餘輛。外省人公務人員，憲兵警察於南門，台北公園，榮町，車站本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方面被毆打者，為數不少。其中較有名的為新竹縣長，省地政局長。學生也湊着熱鬧，下午五點餘鐘，榮町新台公司裏的商品，被民衆擲出路中焚毀，有少數竊盜，想乘機搶竊財物，都被民衆抓住毒打。

其間民衆曾於上午十一時左右，派代表五人，向柯參謀長請願提出要求五項，柯參謀長允諾照辦。但客觀形勢的發展，難以滿足民衆的要求，公憤的情緒，仍不可遏止。下午二時，台北市參議會為解決事件，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全體及省參議會長黃朝琴赴公署建議，面謁陳長官，互相發表意見討論。

三月一日晨起的槍聲，打破了昨夜的沉寂，全市軍士憲兵依舊放了步哨。警察大隊、軍隊、憲兵的巡邏車來往如織。步槍、手槍、機關槍聲，到處可聞。說是維持秩序麼？鐵路員工、學生、工人、商人等都有了死傷，被捕的亦不少。國大代表謝娥氏的康樂醫院等及其他數處，被民衆搗毀，學生仍沒有上課，員工多未上班，打聲依然時有所聞，民衆的反抗精神，有加無減。

上午十時市參議會召開調查委員會，席上抨擊警察大隊及軍隊，無故開槍擊傷人民，結果決議再向長官建議下令不准軍憲警開鎗及其他四條，長官允予照辦。但其後槍聲，仍未全絕，故於三日在處理委員會再行討論。

關於此案代表發表意見如下。王添燈：希望陳長官儘量採納民意，如現在設於中山堂之民意箱內之民意書，必須重視。蔣渭川：最緊要者對六百五十萬省民所要求並抗議事件，必須切實勵行，如陳長官所答應之軍警不予武裝及停止軍隊北上，一節，並不實現，對此情形斷不可輕輕放過。

這是最初幾天台北騷動的情形。這說明了是無組織的，本來是一種請願與示威，雖部分有劇烈行為，然當地人士，曾出面奔走制止，這是第一點。

死傷人數不如所傳之多，這是第二點。

地方騷動劇烈的程度不一。綜合各種可靠消息，嘉義軍民對抗，相持最久，那是國軍包圍這個市區，也不是人民打出來的。據三月五日台灣新生報載：四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開「處理委會」時，地方代表報告如下：

台中：一切機關，業已接管完竣，已組織處理委員會處理一切，維持治安，請本會向當局勸阻出動軍隊，以免發生意外事件。」

新竹：「三月一日四時民衆接管新竹縣政府，並於民政科長地政科長及縣長住宅搜出大批物品。內有牛肉罐甚多，皮箱內滿裝紙幣。」

嘉義以南，如台南高雄等地，騷動不若中北部之劇。嘉義近郊的民雄廣播電台，曾被人民佔領，但四日王添燈報告：「民雄電台願轉播台北電台之節目。」台北電台固始終在政府掌握中。

像這樣的地方行動，其性質完全與台北相同，可謂要求民主自治，並在向政府交涉，談判。說背叛國家是不符合事實的。五日台灣民報在「熱言」中說：「不幸事件是兄弟鬩牆，現目標已漸趨一致，即反對貪官污吏。」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李萬居說：「據悉，上海及其他若干方面，謂本省人民暴動係要求託治，諸多誤解，不知此次事件的發生，純粹在要求今後政治的改進而起，並無其他企圖。」該會曾起草一電致蔣主席，派五個代表向美國總領事說明真相，蔣渭川在台北電台廣播痛斥日本造謠與誤解，台北台南青年組織有兩句口號：「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主席」。可以相信，民變的主流與動機，實在都沒有叛國的跡象。這是第三點。

在羣衆行動當中，排斥外省人的情緒，相當火熾，這是事實。但此種排外色彩，實不只台灣一省，我們知道的很多。台灣所以特別強烈，原因有二：（一）語言隔閡。（二）五十年殖民地生活帶有濃厚反宗主國的感情。不單「外省」酷似宗主國。但我可舉出許多反證，說明民變是政治性的，不完全是封建意識，例如：國大女代表謝娥，她是台灣人，爲了幾句

話，羣衆就把她的傢私搬到馬路焚毀了。許多由重慶回去的台胞，被斥爲台奸，同樣受到侮辱與損失。感情衝動過後，台北及其他地方，由民衆組織起來的「治安服務隊」（以學生爲主），則不論「本省人與外省人，一體保護」。保護外省人一點，尤經民衆代表一再強調，反復呼籲。他們很嚴肅的說：「外省人都是同胞，都是我們的兄弟。」由是觀之，我們也不能自台灣民變爲絕對野蠻的排外舉動。這是第四點。

此次活躍的人民代表，在報紙上看見的，我直接認識的有一半以上，不認識的幾個人，略爲詢問，也都瞭然其身世。說他們有個人的經濟利益與政府衝突可以，說有粗淺的政治理想或鄉土觀念也可以，若說他們是「奸人」「奸黨」，吾未之信。當然，不出面的，我無從知道。三月二日陳長官廣播有言：「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由於衝動，缺乏理智，准予從寬，一律不加追究。」假使「衝動」與「缺乏理智」說得不錯，便應該沒有「奸人」「奸黨」的問題了。這是第五點。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政府答應組織的，是軍政民三方面混合的團體。人民方面包括參政員、參議員及各界人民代表。當初這個會，因爲台北人物太出風頭，其他地方人言嘖嘖，一經改組，代表紛然，人多口雜，自不免有過激之議。所謂三十二條要求，就是這樣產生的。須知一般台胞，並不透徹了解國情，操切浮躁，溢於言表。識者對此等要求，並不認爲太嚴重。這是第六點。

以上六點是我個人的判斷。至於三月八日台北再發生衝突，形勢頓變，政府態度驟愈迴旋，下令解散二二八處理會，這回變故則實際未明。但我想那是對政府改取強硬態度的反響，就整個事件視之，殆已屬餘波。這次可能一部分是有組織的，更可能是退伍軍人（以海南島回去的台灣部隊及若櫻部隊爲主——按台北電台會命令這兩個部隊報名集中）的行動。一夜槍聲，天明平息。參加人數似並不多。八日以後，台北基隆又宣布戒嚴，政府出動軍隊，挨戶搜索私槍，聞人民已被捕數百人，槍斃十餘個學生。這一措置對中南部的影響，尙難逆睹。人民如不屈服在兵威之下，是有問題的。即使壓平了，官民裂痕擴大，也未必是國家之福。

我到過台灣四次，在台北住過五年。光復之初，旅行過台灣全島，上下下都有接觸。茲將所陳，諒無大過。

三月十三日

我們的太陽

戴文賽

爲甚麼說：「我們的太陽」呢？難道我們的太陽之外，還有別的太陽嗎？有的，而且多得很多。我們在夜間抬頭看天上的星，除去金木水火土那幾個行星之外，一點一點的光全是太陽。有些星不只是一個太陽，而是幾千個幾萬個以至幾萬萬個太陽聚在一塊兒。

天上各種東西的名字是我們人類替它們起的。由我們地球上的人類看來，太陽和月亮比星星大得多。一般人想到太陽的時候總免不了有一種成見，認爲太陽在天上佔着特殊的地位，優越的地位，是眾星所不能及的。近代科學告訴我們：以前的觀念錯了。太陽對地球和地上的一切生物雖然很重要，它在眾星之間並不佔優越的地位。好多恆星都比太陽大，比太陽重，比太陽亮。構造都和太陽差不多，所以恆星都是太陽。肉眼只看到六千多恆星，用大望遠鏡可以看到好幾萬萬個恆星。我們的太陽在這好幾萬萬個太陽之中只算是一個中等角色。要明白恆星的構造、性質，要了解物質宇宙的奧秘，第一步就是先詳細認識我們的太陽。

我們的太陽和我們地球上人類的關係太密切了。沒有它便沒有白晝，沒有它一切生物都要凍死。沒有它就不再有雲霧風雨霜雪雷電這些現象了，無線電波也就傳不到遠的地方了，月亮行星也都不再發光了。我們日常所使用的能力（風力、水力、煤炭、煤油等）直接間接都是從太陽來的；我們每天所吃的糧食，無論是從動物來的或是從植物來的，都有太陽的能力包含在裏頭。太陽給我們光明，給我們溫暖，給我們生命。太陽真是我們的大恩人。怪不得幾千年來有許多人以太陽爲他們崇拜的對象；一直到今日，在希臘埃及和別的地方還有些迷信人信奉太陽教。

對科學家，太陽永遠是研究的對象。太陽有多大，多重，離開我們多遠，距離不變嗎？它是甚麼東西做的，是固體呢，還是液體，氣體？在它外面有空氣沒

有，和地球的空氣一樣嗎？它上面有海陸山川沒有，有樹木花草沒有，有生物沒有？在它的表面溫度有多高？它是圓球形嗎？它爲甚麼每天東升西落？它怎樣會發光，那裏來那麼多的能力？這些問題上古時候好奇的人一定都問過了；各地各時代幻想力強一點的小孩子和青年人也一定提出過這些問題來問他們自己，或者問年紀大一點的人。這些問題最先得到答案的是距離和大小；最後得到答案的就是最後那個問題：「太陽怎麼會發光」。到幾年前科學家才斷定太陽光是從原子能來的，毀滅物質而得到能力。原子彈出現之後，全世界人士都注意起原子能的問題來了，都想趕快大規模應用原子能，都想建造以原子能爲動力的工廠，製造原子能引擎。有趣的是我們天天所看見的太陽就是一具極大的原子能引擎，也可以說一家以原子能爲動力的大工廠。以內部用了最巧妙的方法使一種原子核變成別種原子核，出來的質量在變化過程中被毀滅而成爲能力。一部分先成爲波長很短的電磁波，出到外面來的路上，被改成長波長一點的電磁波，就是看得見的光，和紅外光，紫外光。我們夜間所看到的美麗燦爛的星星也都是原子能引擎，宇宙間到處都是原子能。我們正在步入原子能時代，更應該明白這一點。

兩千年多年前希臘人就在量太陽的距離了，不過使用的方法太粗糙，因此所得到的結果很不準確。第一個比較準確的測定是二百七十多年前法國天文家卡辛尼 (Cassini) 利用火星的觀測所得到的。太陽距離在天文學上稱做「天文單位」，是個很重要的數字，幾乎一切的天文數字都是以它爲基礎。它的測定充分表示科學工作上國際合作的必要。量太陽距離的方法有好幾種，其中的一種是利用金星凌日的觀測。金星繞太陽的軌道是在地球軌道的裏面，所以有時候太陽金星和地球會剛好在一條直線上，生出金星凌日的現象，和日食同樣的道理。金星和一切行星都是反

射太陽光，自身簡直不發光；所以金星在太陽前面的時候，變成一個小黑點，在日面上走過去。這種現象並不是常發生的，二百四十三年中間只發生四次。四次分兩組，每組的兩次只相隔八年；第一組到第二組，隔開一百零五年半；第二組再回到第一組則需要一百二十一年半。一七六一年六月六日和一七六九年六月三日的金星凌日，歐洲各大國都派觀測隊到許多合適的地方去觀測，然後大家利用彼此所得到的結果來算出太陽的距離。這是天文工作上國際合作的第一次嘗試。結果雖然不很準確，這次的嘗試却已替後日國際文化合作立下了基礎。再來一次凌日是在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英、法、德、義、俄、荷國和美國這些國家來了一個更有計劃的合作，分配觀測隊到八十個不同的地方，開始使用照相的方法，花了不少錢。一八八一年還在巴黎開了一個國際會議，專門討論這件事。一八八二年十二月的凌日還是許多人觀測，結果比以往好一點。所算出來的太陽距離是九千二百五十萬英里，不過誤差還在十萬英里以上。下次的金星凌日將在二〇〇四年六月八日和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發生。對這件事有興趣的讀者請別忘記這兩個日期。

一個比金星凌日準確得多的方法就是利用小行星的觀測。在太陽系裏頭已經發現一千多小行星，大多數都在火星軌道和木星軌道之間浮游。大的和我國一省一樣大，小的直徑只有十幾公里。一八九八年有人發現一顆很小的行星，天文家給它四百三十三這個號數之外還給它一個漂亮的名字，愛羅斯 (Eros)。那是希臘愛神的名字。它的直徑只有二十四公里。軌道是個很扁的橢圓形，兩個焦點相距相當遠，太陽在一個焦點上面，所以愛神星有時候離開地球很近。一九三一年初愛神星走到和地球最近的地方，距離只有太陽距離的六分之一。那時候在十幾個國家裏頭有二十幾個天文台把三十二個遠望鏡對準這顆小行星。這三十二個望遠鏡好比三十二尊高射炮，不過射上去的不是帶毀滅性的炮彈原子彈，而是一封一封的請求書，請這位愛神星幫幫忙，給一點資料來算出太陽的距離。這於已無損於人有益的事情愛神星何樂而不爲。在鎗口一致對外的時候，四海真成一家了。一想

到太陽系、銀河系、宇宙，地球變得小了，還值得分家嗎？還能不合作嗎？各地觀測結果都寄給英國格林天文台台長，因為他是國際天文協會太陽距離委員會的主席。他和助手們花了十年工夫才把結果算出來。利用刻卜勒的行星運動定律，可以很容易地從愛神星的距離算出太陽的距離。所得到的太陽的平均距離是一萬四千九百六十萬公里，或九千三百萬零五千英里，近真誤差只有九千英里。

地球的軌道也是橢圓形，所以離開太陽有時候近一點，有時候遠一點。太陽的距離七月初最大，一月初最小，最大比最小差不多四百五十萬公里。我們所看到的太陽的大小所謂『角直徑』也跟著變化，不過相差只有百分之三，所以普通人不會留意到正月的太陽比七月的稍為大一點。角直徑的平均值是三十一分五十九.三秒。從這個數目和距離可以算出太陽的直徑等於一百三十九萬一千公里，比地球大一萬零九倍又十分之一，體積等於地球的一百三十萬倍。從行星運動的定律可以算出太陽的質量等於地球的三十三萬兩千倍。用『扭秤』的方法量到的地球的質量是六萬萬萬萬公噸，所以太陽的質量幾乎等於兩千萬萬萬萬公噸。以體積除質量就得到密度。算出來太陽的平均密度是一.四一，所以太陽是比水還重的東西。太陽表面任何東西所感受的日心吸力比地面上的東西所受的日心吸力差不多大二十八倍。

太陽幾乎是圓球形的。早晚的太陽看起來扁一點，剛升起來和剛要落到地平線下面去的太陽看起來很扁，那是為了大氣折射的緣故。大氣折射只影響垂直的角直徑，而不影響水平的角直徑。還有，早晚的太陽看起來好像比中午的太陽大得多，月亮和恆星間的距離也好像近地平線的時候比近天頂的時候大。那完全是一種心理作用。天體近地平線的時候，因為有地上許多熟識的東西，山川房屋樹木，和它比較，所以顯得大一點。我們如跑到一個寬廣的空地上去，抬頭望天，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半圓球形，而覺得是一個『圓形』，垂直的長度比水平的長度小。為了老有這種幻覺，便期望近天頂的天體比近地平線的天體大。實際上近天頂的天體和近地平的天體一樣大，用儀器量一量中午的太陽和早晚的太陽，就會相信中午的太

陽的角直徑和早晚的太陽的水平角直徑一樣大。為了事實不能滿足我們的期望和成見，我們反而覺得中午的太陽比早晚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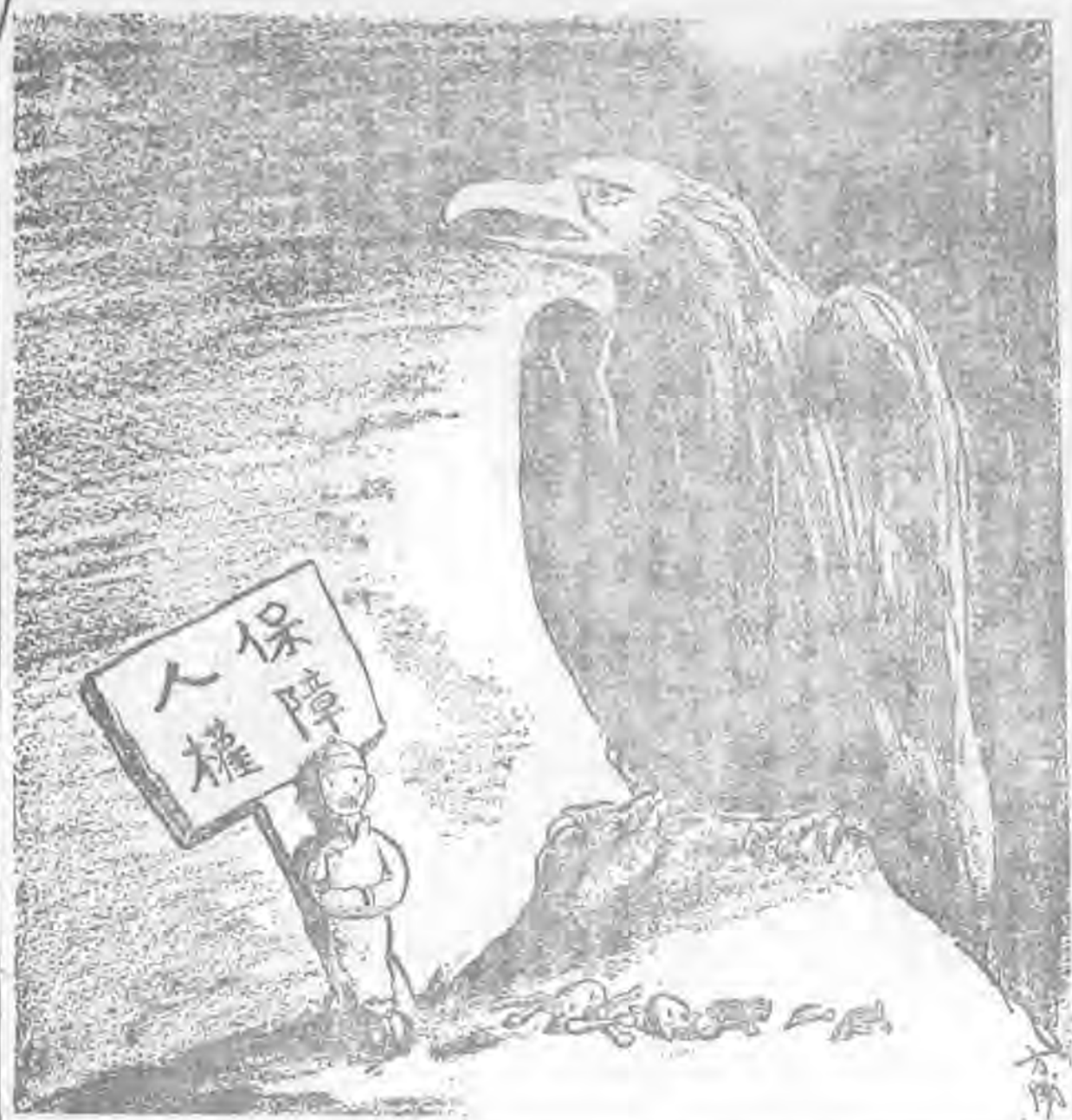
『列子』書裏記載一個有名的故事，說孔子有一天聽見兩個小孩子在辯論。一個小孩子認為早晚的太陽離地近一點因為它大一點。另外一個小孩子則堅持中午的太陽近一點，因為它熱一點。孔子和有近代科學常識，也不曉得那一個小孩子所說。我們已經解釋過早晚的太陽看起來大一點並不是因為它近一點，而只是一種心理作用，一種『光幻視』。第二個小孩子所說的則對了一半，錯了一半。中午的太陽離開地面上觀測者所站的那一點是比早晚的太陽稍為近一點，距離的差數等於地球的半徑。不過中午的太陽並不是因為近一點才熱一點。地球半徑只等於太陽距離的十萬分之一，所以距離的差別影響熱度極小。熱度不同的解釋如下：中午的太陽是垂直地經過地球上的空氣，早晚的太陽則斜斜地經過；所以中午的太陽所經過的空氣的厚度比早晚的太陽小，光線受空氣的吸收也就小。還有，中午的太陽直射到地上，早晚的太陽是斜射的。所以，中午的太陽才比早晚的熱。

太陽表面常出現暗黑的斑點，從前叫『日斑』，現在叫『黑子』；有時候大到比地球還要大。黑子到底是在甚麼東西，一直到目前還是一個謎。黑子的溫度比黑子以外的地方低，所以光度才低一點，而顯出『黑』。『黑』是我們人類由對照而感覺出來的。若是把沒有黑子的地方全遮起來，黑子便成為『白子』，成為光線很強的地方了。黑子多半在日面上緯度五度和三十五度之間出現，常常成爲一對一對的，又常有磁力場和它們在一起，強度可能大到地球磁場強度的二十萬倍。黑子的多寡有一個十一年的周期，明年（一九四八年）又將是黑子最多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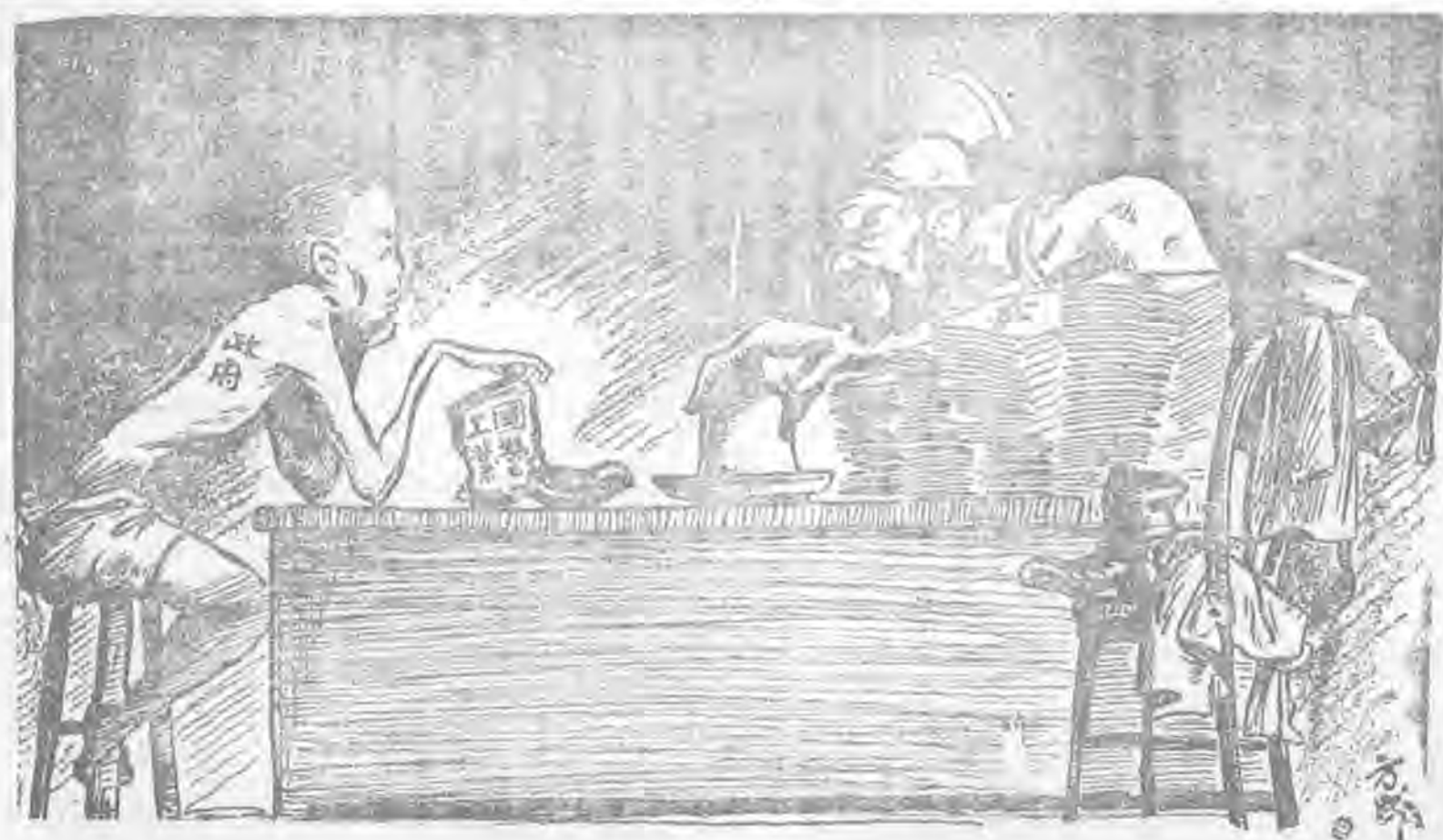
假使更詳細地觀察太陽表面，用精密的儀器照出相片來仔細研究，我們將發現太陽表面沒有黑子的地方並不是平滑無瑕。全日面都有黑白相間的所謂『米粒狀』(Granulation)。假使放大起來，將和我國的分省圖差不多：亮的白的地方，或黑的地方都有我國一省那麼大。米粒的形狀和光度常在變化，固定不到兩分鐘。同一瞬間可能數到二百六十萬顆米粒。此外，還有別種大一點的斑點。又常可以看到有東西從日面上噴起來，好像地上的火山。這種東西叫做『日珥』。安靜一點的變化得慢些，可以維持同樣的形狀好幾天。可能升到幾萬公里的高度；也可能完全離開日面，好像一大朵雲彩掛在半空。這一類的日珥在日面任何部分都可能出現。還有一類變化快得多的，則只在黑子附近出現。上升的速度到了高空的地方常來一次或幾次突然的增加，好像『雙響』的火箭炮彈。速度可能達到每秒二百五十公里（或每小時九萬公里），高度可能達到七十萬公里。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有一個上升到一百萬公里的高度，速度達到每小時二百五十萬公里。地上的原子彈火箭炮和它比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

太陽光是黃白色的。使它經過一塊三稜鏡，便被分成紫藍綠黃紅那些顏色，可得到所謂『光譜』。我們於下雨之後所常看到的虹霓便是太陽光譜的一種。遠在一六六六年牛頓便發現太陽光是由幾種不同顏色的光合成的。不過照相術到七十多年前才發明，照相術發明之後，太陽光譜和恆星光譜的研究才很快地發展。本世紀原子物理學勃興之後，從觀測光譜所得到的資料才得到滿意的解釋，我們才漸漸明瞭太陽和恆星的物理性質。從太陽光譜的分析，我們知道了太陽上面氫非常多，氧、氮、氦、矽也不少。地上所有的化學元素，大多數太陽上面也有。金屬中間，最豐富的是鎂、鐵、鈉、鉀、鈣。太陽上面已經發現的元素最重的是鉛。最近也發現金。氦是八十年前先在太陽上面發現，以後才在地上發現，所以名叫 Helium；Helios 是希臘神話裏太陽神的名字。

太陽比同體積的水還重，那它是不是固體？上面說過，太陽和地球、月亮，及一切行星一樣，也老在自轉。太陽自轉的方式很特別；赤道上的地方轉得最快，周期只有二十四天半；越近兩極轉得越慢，緯度四十五度的地方，自轉周期加到二十八天，八十度的地方三十五天。假使是固體，一定不會這樣轉法。還有些別的現象使我們現在相信太陽全部是氣體。外部很稀，越裏面越密，溫度和密度也是越裏面而高。幾十年來都認為太陽表面的溫度等於攝氏表六千度，到最近天文家才發現表面溫度高到七千萬度。（下接19）



觀察 漫面





國民黨三中全会鳥瞰

浦熙修

(本刊南京通信) 國民黨的三中全会，於三月十五日在京舉行。一般人對於黨的中央全會素極重視。在這一三全會中，許多重大問題都要得到一個解決。現在分別敘述如左：

中共問題

第一，中共問題。深悉政治內幕的人都知道，關於中共的撤退問題，在中常會中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辯。軍人及主戰者主張中共必須撤退。他們認為既然雙方已經打成這個樣子，留着中共在後方做謀報做什麼？管中戰事，中共受到相當損失，主將認為中央和戰不決，是戰事不利的一個原因。中央下令中共撤退，表示政府有了作戰到底的決心，可

以鼓勵士氣。和談派却認為凡事不可做絕，留着一條線，將來和談萬一恢復，也比較好退擊。爭辯雖未得到結果，但警備司令部通知中共撤退的命令，畢竟在京滬渝各地同時下來了。據說和平老人邵力子事先都沒有知道。所以當七日邵力子、張治中前往進行董必武的時候，不禁黯然神傷。張治中且於翌日就飛往新疆，他表示新疆雖沒有嚴重的事情，大家既不歡迎和平派參加全會，他也只好望望然而去了。(編者按：據我們的觀察，張治中之匆匆飛迪，不能說與最近新疆的局勢無關)。邵力子沒有地地去，否則也走了。在三中全會的前夕，既然掃盡了和平的氣氛，並且打發走了主張和談的人，那麼這問題在會

政府改組問題

中還有什麼可談呢？是否會進一步考慮到下討伐令的問題呢？據黨中有關人士說：就是不下討伐令，總也要有所表示，我們要求中共自全面戰場上撤退。不過戰場上的誰進誰退，在槍炮不出口舌，三中全會也出不結果來的。因此三全會對這個問題還有些什麼文章可做，我們須等待「下文」才能知道。

經濟問題

但現在因民青兩黨的扭扭捏捏，三月十五以前改組完成之說業已流產。這問題恐怕又非在會中討論不可。但會中能否解決這問題呢？過去的改組洽談，重心放在民青兩黨上面，對民社黨的張君勱更是千呼萬喚。三中全會到了國府委員及部長等等的分配問題，到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問題，肯這般一推賢讓能！看重張君諸公嗎？所以無寧可以說，三中全會對改組政府問題，即令有所討論，恐怕亦不易得到具體的結果。

黨政關係問題

第三，經濟問題。一般以為宋子文之下台，會遲至三中全會後，經濟問題也將是會中討論攻擊的大目標，CC反宋將在會中激起一個大波瀾。但誰知宋氏引身先退，漫天風潮彷彿暫告平息。現由蔣主席自兼院長，人事問題彷彿解決了。但是經濟問題的本身依然嚴重，已經開始崩潰的經濟，絕不因宋氏之去職而見好。轉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是治標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徹底的解決問題的。治本的工作，據陳立夫氏表示，道理簡單得很。中國以農立國，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今後的經濟只要轉向農民好了。過去經濟政策的錯誤，是以商為重，工次之，農居末位。今後只要倒過來，依然照農工商的次序來排列。過去的金融機構是承襲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作風，以商為主。今後必須加強農民銀行的活動，大量幫

助農民放款。陳氏現在主持經濟政策委員會的事務，這次三中全會提案委員會經濟組的提案也由陳氏為召集人，也許他這套重農主義的經濟政策，將是三中全會的一篇驚人文章。但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內戰。龐大的軍費，宋子文在辭職談話中就說得很清楚。重農主義固然有其道理在，但捨掉了停止內戰的主要辦法外，我不相信任何好聽的、高深的經濟政策，在今天中國能有起死回生的效驗。也許陳氏這套重農主義，另有其政治的目的，共產黨以農村改革而贏得了人心，國民黨今日也將以改革農村來作競賽。這種經濟戰術也許是對的，這對於老百姓總是福音，所怕的是緩不濟急。

會最重要的問題。在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的過渡時期，政府是向黨負責，抑是向民意機關負責？要是仍是向黨負責，則民青兩黨參加政府後，仍是一黨專政的方式，不止國民黨無以自解，而民青兩黨天天以爭民主號召者更將何以自處？要是向民意機關負責，則憲政未實施以前，尚無一個健全的民意機關。最近民青兩黨參加政府所以表示遲遲者，恐怕也是懷疑到政府對此之誠意如何耳。所以這裏必須要寫篇巧妙的文章，不管實際上黨仍是要操縱一切，但表面上必須做篇共同負責的好文章，給其他參加政府的小黨一個「過得去」的面子。黨中人士今日並不諱言，以國民黨的歷史與經驗，也不忍心撒手不管，必須要帶着大家慢慢來。在最初當然要多負點責，要慢慢交出來。關係上今後總要有一篇堂堂正正的文章。這篇文章的好壞，倒是

三全會的一個考驗。因爲黨政的新關係，這裏將牽涉到幾個實際的問題，如黨費問題。過去黨費在國庫開支，從今年起雖說由黨員樂捐，但在這黨政不分的時候，有誰去查過賬？陳立夫部長曾經表示，憲政時期，黨費將自籌。那等於說，在過渡時期，國民黨黨費還是國庫開支。果然如此，民社黨就要說：「假若國民黨的黨費由國庫開支，豈不是民社黨也應該同等待遇？」那麼青年黨一定也要「當仁不讓」了。又例如宣傳機關問題，中宣部、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等原來都是黨的宣傳機關，假若現在都交還政府，則上述機關是否也可以也爲民青兩黨服務？那麼黨的宣傳機關是否還要另設？這不過舉兩個例子而已，其他因黨政分開而發生的實際問題還多得很。

改組政府，經濟問題，中共問題等幾個大問題，在會前已經在進行，或者已經

解決了一部份。三中全會的召開，對目前紊亂的大局，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也許對中共問題在主席派與主席和派之間，將發生激烈的爭辯。或者CC對於政學系的前來主政，有個暗憂。但鑒於過去歷次會議的成

績，都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所謂簡化機構，舊的未撤，新的已添。調動人事，也不過是打換將時拔莊換換位子而已。在內戰不停的大前提下，任何的新設施，都會做不通。就是改組政府，也不過是舊班子

上，添幾個新角色湊熱鬧，不會有補於實際。倒是莫斯科會議對中國當前政治或將發生更大的影響亦未可知。現在國人的視線都已集中在莫斯科，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在報紙上已不是頭條新聞了。

到處是明確的新疆

本刊特約記者

一場文化火

（本刊特約記者迪化通信）新疆問題自從去年七月一日以後，表面上取得了和平，但在和平裏依然鬧着若干小問題，牽連新疆的人對這些插曲終希望它是衝動的發作，而不是幕後計劃的實施，就是張兼主席之所以容忍寬大，也未始不因爲久彌之後一朝解放的人心，略

越常軌，於情上無可原，但希望終非事實。阿和麥提江副主

席一月十四日飛返迪化，十五日新疆日報的印刷廠竟一火全燬，現在我們還不願在這裏尋找線索，不過這一場摧毀文化的火，絕不簡單。

新疆日報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創立於金樹仁氏時期，它的前身是新疆官書局。新疆官書局印行的新報圖志，是一直到現在尚沒有能與之比擬的一部豐富的新疆研究上的資料。當報社創立時，名爲天山日報社，用四號字印刷，每日出一小張，內容當然談不到怎

樣好；四一二政變後，依然如舊。當二十二年冬馬仲英圍城時，報社無紙，利用寫春聯的紅紙之背面印刷，到現在却成爲很好的歷史資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改出一大張，三、四兩版（地方新聞與文藝版）用舊五號字排印，每版八欄，二版（國內外新聞）仍用四號字，一版除社論外則爲廣告。工人經訓練後排版技術較前改進，同時因爲舊存的鉛字鉛條尙足，印刷也相當清楚可觀。到了該年的九、一八，

各版均改爲五號字；九、一八專號會是天山日報時期最好的一張報。該年十二月一日，改爲新報日報，同時出刊維文版。維文報以前是維族文化促進會出的，名「新疆」，用玻璃版印刷。二十四年夏新疆省政府向蘇新貿易公司訂購三十六開電動印刷機，維文鉛字，此時均已運到，裝設妥當，新報日報因而誕生。但是舊存的國文鉛線及鉛條水線等耗損

日多，自鑄的不能很完美，印刷上乃日感困難。二十六年該報設製版部，二十七年後能自製鉛版與鋅質的網版，但印刷依然如舊，無法改進，只是報紙直接由中共黨人主編以來，對八路軍的頌揚日大，二十八年後，報頭改爲新報日報式，編排也都

做新華報了。

二十八年薩空了君寶給新報日報整裝印刷器材，同時新報省府又從國外訂購若干機器，二十九年新建的社會也於迪化西大橋西落成，這座新

舍面積很大，有電台，大俱樂部，百餘間的工廠，百餘間的宿舍，相當漂亮的編輯部與營業部，自己且有磨電版。從此新報日報社在西北已成了設備最完整的印刷機關。新報日報的版面也很可觀，那時的新報日報在編排上與紙張（白報紙）的幫襯上，在整個中國內（除了陪都）也可首屈一指；只是內容上，幾乎成了共黨的機關報。

從三十二年下半年起，該社自設造紙廠，製造土紙，篇幅尙可，但因製紙技術之不夠，印刷乃不克清楚。內容已由「共變爲盛世才氏的直接受代管人了，編排方面，沒有大的變動，只是橫報頭又改爲豎報頭。

三十三年冬，政府改組，伊變發生，直接加於報紙的影響是本省新聞一天天減少。本來以前這報日報有一版刊載本省消息，因爲地方不靖及人心解脫後的弛鬆，稿源日荒，甚至本

省官府的動態都不刊載。至於宣傳方面，較之共黨控制該時已一落千丈。一直到它被燒的一天，還是如此，所謂近數月來的一新報副刊「幾乎都是剪自內地報紙的

去年七月新疆省政府改組後，過去漢維合璧的機關、學校、法團都實行分家，新報日報內的維、哈文版經分出後，社內只出國文、俄文兩種報，俄文還是每日出刊一次。

新報日報在最近二年內不但內容低落，而最近一年內更是不堪回首。所謂「新疆問題專家」黃震遐主持該報後，益以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副社長張紫葛，他們目空一切，儼然以征服者的態度高踞文化寶座的放蕩大、泛蕩的言辭，腳踏著新疆人，好像他們是聖人，是新疆通。一年以來，不但污辱了新疆教育界與青年，甚至於不能代政府講一句有用或有效的話，報面與內容辦得一塌糊塗

。黃君曾隨張治中將軍往伊犁一次，歸來寫了一篇不通的雜感，而竟題名為「一頁哲學家的日記」，刊於社論欄，在新疆的智識界痛恨他們比痛恨「傷腦筋」(註一)還厲害。如果說近年來新疆日報內還有一點可取得的材料，那便是帆羣所寫的「天山南北」。可惜的只是天山南部的旅行記，內多於骨，看題目，相當堂皇，而內容則貧乏得可憐，除了有些地方抄錄斯坦因，斯文赫定遊記的譯文外，一點新的材料也沒有，但這總算為新疆日報增點光彩。

現在，一把火已把新疆日報燒毀了，多少年血汗的經營，後人不能利用，不能保存。我們回憶到去年一月火燒女子學院大樓，(註二)，真不勝感慨。

貪污·冒險 家的樂園

盛世才在新疆

造下許多罪惡，但除了他個人與其爪牙外，誰也不敢貪污，誰也不敢去貪污的濶流沖毀了一切，不但是「傷腦筋」，就是新疆舊有的公務員也均趁火打劫，作官的目的只在「金錢」二字，有利可圖，放胆幹去，彼此相效，已成「公關事業」。只要你

新大樓的內室暗鎖都啓下去盜竊了，至於室內的設備，更不用說，以致張治中將軍第二次來新時，其隨員王增善竟驚訝為什麼這一次沒有鐵牀住，椅子坐。至於縣長，一般的不用說，綏來縣長×某，以政績優良出名，現在在迪化已擁有兩三千萬新幣資本，在那裏倒買

惡！張治中將軍曾提出除三害(貪污、鴉片、賭博)的口號，但是這三大害在猖狂着。以往在新疆販賣賭具都有罪，現在大家公關地在玩着。中國，新疆，我們真不敢再睜開眼睛看。無怪乎有許多人在講張主席確想幹一番事業可惜的是他沒有好幹部。這年頭有好幹部又怎樣，好幹部在這種氣氛下也難為力呀！

問題的嚴重

在今天，新疆問題關連着整個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任你有多大本事，在此兩大問題未解決前也不會單獨把新疆問題解決，政治技巧高明一點的人，不過把環境敷衍得好些，反之，壞些吧了。目前新疆在恢復各地稅局，去年新疆曾明令取消半年稅收，現在期限已滿，在道理上講應該恢復，可是各地維民在某種策動下，公開

拒絕再設立稅局。其次是地方民族限制食糧運出各出產地，以致影響迪化民食。至於土產如羊毛，棉花，皮張等類更不能運入口內。政府已不克統制地方，前途到處是明礁。有人說：「張治中將軍如果為其個人打算最好別再來新疆」。我們固然反對這個見解(因為張將軍在今天還是最好解新疆與能掌握新疆的人)，但是自己的內部如不整肅，獨角戲恐怕難演得好。

(二月八日寄)
註一：「傷腦筋」指最近二三年來自口內來新的黨政軍員。註二：女子學院大樓為西北最宏壯之學校建築物，前年夏末為二十九集團軍征用，去歲二月起火一半被燒光。

文化廣告

吳韻清教授俄文
通訊處善鐘路一百弄三號B
張謀杰大學機械系畢業曾任中學數
理英教員特聘吳淞路東興里十一號

第一卷

合訂本

上册(一至十二期)

下册(十三至廿四期)

每册售一萬二千元

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

郵費 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

欲購從速



英文的中國化

蔡壬侯

最近弗來希博士 (Rudolf Fleesch, Ph. D.) 寫了一本書，由美國哈格兄弟公司 (Harper & Brothers) 出版，書名「白話藝術」(The Art of Plain Talk)。所謂「白話」(Plain talk)，就是把話說得最清楚，最容易使人了解的那種語言。

弗來希博士說，現在要找尋那明白曉暢的言談，簡直同找尋那美好的舊式的麵包一樣地不容易了。現在到街上去到處可以買到其備豐富的維他命麵包，但是既有維他命而味道又可口的模實的舊式麵包，並不常見。說話也是如此，怎樣保持你言辭中的維他命，而且又容易使人了解，那非得說話的人自己留心，努力學習不可。

很多中國人，討厭說中國話，以為中國話是最原始的甚至最簡陋的，他們開口來，十句話有五句是英文，以為英文最能表達意見，但是據弗來希博士的意見，他却對美國人說：「假使你能略會一點中文，你也能及你自己很容易地來消化你的英語了。」If you had a smattering of Chinese, you could teach yourself simple English in no time.)

他說，中文是「講究文法」的。那與英文文法大不相同。什麼謂什麼調，他倒根本沒有講過。中文是一字一音，而且一個形式 (Form)。唯一你要學習的，就是怎樣把這些單字排成一種一定的次序而表達意見。但這與一個美國人也不是頂困難的，因為這個次序也必包括英文文法的首於主句的三個部分：主詞 (Subject)、指詞 (Predicate) 和賓詞 (Object)。

「主句」說，中文是一種「連續成句」的語言，每一個字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和用途，把它們擺在一定的地位，就成功句子了。中國人在很久以前，便捨棄「字尾」(affixes) 和「字首」(Prefixes) 的麻煩的變化了。這是很公認的。在英文文法中許多規律，中國人是不

講的，他們祇留下幾十個發音字和極少的幾條規則使能次序地連綴起來成為各種句子，表達思想進行。中國人想說一個人打一條狗，不說：A man bites a dog，而說：Man bite dog。其意顯明瞭，一語可知。

遠在孔子以前，耶穌降生前五世紀，中國的學生們就沒有被「文法」這門事所煩。他們的老師們祇教他們怎樣來區別「實字」和「虛字」的性質而已。所謂「實字」，是言之有物的字，「虛字」便是對無所指的字而言。中國人早就發現說話可以不必多用虛字的道理。假使用「狗，動物也」(Dog, animal) 就能表示「一隻狗是一個動物」。A dog is an animal) 的意思，那我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多說無用的話呢？

弗來希博士證明他之所以把中文拿來做同化英語的參考，並不是叫人要去盲學，而是教人明白中文之所以較簡潔，我們腦子裏應該記住兩個要點：第一是「主詞」，第二是把「主詞」和「賓詞」的規律。

很多人都愛隨便說，言辭中是「字」比「句子」來得重要；這是錯誤的。事實上我們說話時不是一字一字地來造出句子的，相反，我們的話，是一句一句地早已在腦子裏，我們想說什麼時，就說出來了。最好的方法，是把話說得越簡越短越好。報紙編者，因為要把所有重要的話包在「一句裏面」，往往弄得很长很囉嗦，不啻人頭不願意，硬要人塞下去，於是常使讀報的人感到不愉快，不得不和早晨一塊兒受用。舉一個例：

The Germans have completed a mine belt three miles wide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Jutland in Denmark as

part of their invasion defences, and preparations to meet the Anglo-American onslaught from the west have been reviewed in Berlin where Adolf Hitler and Field Marshal Gen. Wilhelm Keitel,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Command, met Field Marshal Gen. Karl von Rundstedt, commander of the Wehrmacht in France.

這種弗來希博士稱之為「蛇虫」的句子，如寫成簡明的英語當為：

"The Germans have completed a mine belt three miles wide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Jutland in Denmark. This is part of their invasion defences. Adolf Hitler, Field Marshal Gen. Wilhelm Keitel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Command), and Field Marshal Gen. Karl von Rundstedt (commander of the Wehrmacht in France) met in Berlin. They reviewed preparations to meet the Anglo-American onslaught from the west."

便製好讀而且明白得多了。

句子應該有多長，那本是不可規定的。但是根據心理學的測定，假使一個句子的字數在十七個字以下，那麼普通人讀來都不會感到困難的。如果一個句子的字數在十七字以上，最好把它分開成幾個單句，使人閱讀。至於用字方面，弗來希博士認為傅勒先生 (Fowler) 在他的 "King's English" 一書中說過的一段最精彩，他說：

「任何人想成爲一個優秀的作家，在他自己成功以前必當致力於直接、簡單、活潑和明白的描寫的練習。這條普通的信條，也可譯成幾條在用字的範圍內的實用規則：——」

「學用熟悉的字，不用陌生的。」

「學用具體字，不用抽象的。」

「寧用簡明的字，不用意義含糊的。」

「寧用短字，不用長字。」
講到說話方面，弗來希博士說，最容易把話說得動聽的辦法，是多用「動詞」(Verb)。動詞是給生命子一句句子的靈魂；在文章上它使得句子活躍。普通人往往把動詞變成被動式(Passive voice)或是分詞式(Participle)來運用。這就把動詞最寶貴的性質遺棄了。這如同燒菜，把富含維他命和菜湯傾倒掉一般地可惜。

弗來希博士又勸人不要一個虛字可以表明的意思而用兩三個虛字來表明它。他說我們已經說過，用虛字是不好的，但是我們有許多作家，往往喜歡用上一串的虛字而代替一個虛字便可表明的意思，令人更覺不妙。比方以 in the case of 來代替 if，以 for the purpose of 來代替 for，或以 Prior to 來代替 before 等。他認為都是不好的。

他又舉了一些應該避免的用語，如以 Along the lines of 來代替 like，以 for the reason of 來代替 since，以 in order to 來代替 to，以 in the event that 來代替 if，以 With reference to 來代替 about，以 with the result that 來代替 So that 等。

上面所舉的一些虛字，都屬於前置詞(Preposition)一類，其他在英文裏還有一種虛字稱為連接詞(Connectives)的，弗來希博士把這種連接詞分為兩類：一類是祇用在寫作方面的，所謂書寫字(Bookish words)，如 Likewise, in addition, furthermore, Nevertheless, accordingly, and hence 等。一種是用在口語方面的，如 and, then, new, but, so, in other words, of course, in fact, and next 等。

他說「白話」是人民的語言。正如同我們中國的白話文從舊式的文言文中文解放出來一樣，它能夠使文字簡潔、明白，為大眾所接受。

(上接十三頁)內部溫度達到幾千萬度，或者更高。在那種極高溫度之下，全部原子都「游離」，就是說原子裏的電子全都離開原子核而獨立存在。原子核的體積只有原子的一萬萬分之一，電子更小；所以大家擠得緊一點，密度可能很高，而仍然在氣體狀態之中。

我們常聽見某國國家派遣觀測隊到某地方去觀測日食。為甚麼要花許多錢花許多時間來做這種事呢？觀測日食有甚麼用呢？有的。有些科學上的問題只有從日全食的觀測才求得出答案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有一個推論，說光線經過引力場所受的屈折比從牛頓力學所算出來的好些。二十幾年來每次日全食觀測的全食都有科學家在利用觀測資料來試驗到底是相對論所說的對呢，還是牛頓力學所說的對。他們在日全食的時候，照下太陽近旁的星的照片，來和沒有太陽在旁邊的時候那些星的照片互相比較，看看星光從太陽旁邊經過的時候受屈折多少。觀測的結果都證明相對論不錯。還有，要研究那包圍太陽的「蒙氣」(相當於地球的大氣)，日全食的時候最方便。日冕只在日全食的時候才出現給人看見。從日全食開始與終了的時間也可以校正月亮方位的計算。今年五月二十日將有一次重要的日全食，全食時候長到五、二分。這五分鐘對科學家是非常寶貴的。可惜這次日全食只在南美、南大西洋和非洲中部的一條狹長的地帶上看得見。每個地方每三、六十年才看得一次日全食。

太陽所發出的輻射能只有兩萬萬分之一達到地球。太陽相當於一、三千萬萬萬萬萬萬光子的原子燈。氣是它的燃料。四個氫原子核經過了一連串的轉換合成為一個氦原子核，出來的質量變成能力。每秒鐘太陽喪失了四百萬噸以上的物質。這種消耗雖然大得驚人，却驚不了我們的太陽，因為它的資本非常雄厚。

地球上尚存的煤炭還夠用兩千多年，煤油却只夠一百年左右。這些燃料都用完之後怎麼辦呢？我們的後代要用甚麼東西來燒爐子來開火車開汽車呢？十年來有好些人提出各種方法想要直接利用太陽光。有人想製造一個大反射鏡，把日光聚集到一個焦點上的光電管，來生出電流。有人想大量製造沸點很低的液體攔在日光底下曬，使它們變成氣體，以後再來利用它

們凝結的時候所發出的汽化熱。有人想在熱帶沙漠裏利用日光來產生人造風，來推動輪機以發出電力。有人想利用熱帶海面和海底溫度的不同來生出能力。這種種方法在理論上都是不錯的，可以用的；真要應用的話，却得顧慮到實際的困難，顧慮到效率和利用起來經濟不經濟。原子彈出現之後，大家都想直接利用地上的原子能，暫時不會有人再注意到天上來的原子能了。

地球大氣頂上面的一層叫做「游離層」，高度由一百到三百公里。這一層也是太陽送給我們的禮物。沒有它，短的無線電波便不會傳到遠的地方去。它好像一面鏡子把無線電波反射一次又一次。太陽不只射出電磁波，也射出各種小質點(或粒子)到各方向去。太陽的紫外光和粒子射線同游離層有很密切的關係，又都同黑子的多寡發生關係。太陽上面一有甚麼變動，無線電收音便會受影響。磁擾，磁暴，和極光也都和黑子發生關係。磁暴的時候，電話電報羅盤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氣候，包括溫度、雨量等等，和黑子好像沒有關係。植物生長，樹輪寬度，樹木化石則好像和黑子有關係。這些問題都還在繼續研究之中。

從地上放射性的沉積岩裏頭的鈾氣比率和鈾鎂比率，科學家推算出地球的年齡差不多等於二十萬萬年。所以太陽的年齡一定比這個數目大，也許近一百萬萬年。在過去的幾十萬萬年中間，太陽經過了怎樣的演化，而後太陽將變成怎樣，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確定的答案。

這篇文字以認識我們的太陽為目的。講了半天，還未了解的問題比開始的時候還要多。科學不只告訴我們所已經曉得的，也告訴我們所還不曉得的。每個問題得到解決的時候，常有些新的問題生出來。我們今日所知道的比我們祖父同時代的人所知道的已經多得多。今日想要解決的許多問題在我們祖父的時代多半都不存在。這時候的太陽和那時候的太陽卻沒有甚麼不同。陽德星君依然如故。充滿活力的金鳥在天空飛上飛下，東升西落，數千年如一日。「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科學知識儘管日新月異；夕照的美麗旭日的輝煌確是千古不易的。我們求知之餘，也別忘記欣賞。



冬天裏的夏天

李慕白

昨天太陽照耀了華盛頓一整天，因為華盛頓一向是冷的，何況這是嚴冬呢，所以美國孩子們昨天的快樂，真正是無從形容。但是今天的天氣又變了，今天不僅沒有那溫暖的太陽，而且窗外全是一片白雪，無論是樹，是屋頂，還有那一座古老的禮拜堂鐘樓上的十字架，牠們都鏤上了白雪，使得大地變得美麗，溫柔而嚴肅。許多美國人都說華盛頓是一座冷酷的城，不啻是冬天或夏天。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感覺，這很顯明，因為大多數的美國人都討厭政治，華盛頓不是美國的政治城嗎？關於這一點，我並不以為然，我始終覺得華盛頓是可愛的。

中午在飯廳裏吃飯的時候，有一位同桌的英國紳士很禮貌的和我攀談，他說了許多關於天氣的話以後，突然說道：

「我真想不到英國的寒之神 (Old Jack Frost) 會來訪問美國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於是我求他詳細的解釋給我聽，他說：「我的意思是說我料想不到這兒也會跟敦倫一樣的冷！」

「你第一次到華盛頓嗎？」

「正是。」他說時現出很得意的樣子。「但我不得曉得寒之神不是也是第一次光臨華盛頓呵。」

「你說寒之神只有英國才有的嗎？」

「唔，至少在神話中是這麼記載得一點也不錯的。」

「請恕我冒昧。」我先向他道了歉。「英國的上

帝是誰呀？」

他聽了這話，特別現得很躊躇，他終於告訴了我：「上帝祇有一個呵！」

我看見他的臉有些泛紅了，我於是裝做糊塗的樣子自言自語的說道：「我以為英國另外還有一個上帝呢。」

他很懂得幽默的道理，因為他是一位十足的英國紳士，所以我們又沉默了好一會，一直等到侍者端上了甜食品的時候。但在這個時候又另外來了一位侍者，他對着我的耳旁輕輕的說：「外面有一位小姐在找你，她是莉麗小姐。」

我於是向那位紳士道了歉，便先走出了飯廳，我匆忙地跑上了樓，莉麗正坐在我房裏等着我。

「你昨晚睡得好？」她問。

「很好，謝謝你！你呢？」

她低下了頭，像若有所思的樣子。我從她那又長又黑的睫毛中可以看出她那發亮的眼睛，她坐在沙發上是那麼的端莊，富麗而自然，使我不得不入神的注視着她，像注視着一座大理石的女像一般。

「你看我的面色好像昨晚睡得不好，是不是？」

她說：「不，你的臉色太美麗了。我想你昨晚一定睡得十分的好。」

「你想錯了。」她猶豫了一會，後來又微笑了，露出她那潔白而整齊的牙齒。從她那一剎那間的微笑中，顯然她是一種苦笑或者是一種假裝的笑。她又說道：「昨天晚上我大半夜都在失眠，我的情緒很亂，但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還有，當我熄了燈的時候，那時我的錶正是今天早晨三點鐘，但我一看窗外，覺得一切的東西都變白亮亮了，我以為那時恐怕是天亮了，我的錶走得慢了；誰曉得等我起來的時候才發現那是一個錯誤！一個十分滑稽的錯誤；原來那是雲的反光，是昨晚下雪了。」

我一直站在她面前入神地傾聽她的訴說，像聽着一個美麗的故事，我的心裏浮泛起了一個暗影，一個熱情的愛戀的女人。我無話可說，我祇有用一種同情的眼光注視着她。她還是很安靜地坐在那裏，她在那兒玩弄着戴在她左手無名指上的一隻紅寶石的戒指，

顯然她並沒有注意到有一個人一直站在她的面前；她並沒有叫我坐下來。

「我怕冬天，我也恨冬天，我再也不能在華盛頓住下去了。」她自言自語的說。

「可是你必得要忍耐地度過這一個一年四季避免不了的冬天。我希望我能夠給你一些溫暖；友情上的溫暖。」

「謝謝你的好意！」她用一種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她說：「但是我以逃避過這冬天的，你知道 Pelm Beach 這個地方嗎？」

「我知道的，那是在美國南部 Miami 附近的 West Pelm Beach。」我說。「不錯，那是近熱帶的地方，你打算到那兒去避寒嗎？」

她點點頭，還是用那不停地注視着我，我可以看得出出來那是一種希望的眼光，所以我說：「假如我能陪你一道去，那倒是一個理想。」

「當然你可以陪我去的，」她馬上說着，「你是我唯一的高貴的客人。」她勝利的笑了，因為她必竟如願以償。同時，一種矛盾的心理又使我不安，使我墮入一種幻境。當然，我瞭解一個被愛的力量鼓推着走向苦悶的人，也許比瞭解自己對任何一種困難問題易於妥協的理由爲甚。但我爲了使莉麗忘記她的痛苦和減低她那熾烈的近乎變態的情感，我決不能令她再遭遇到失望，所以我不得不陪她到 Pelm Beach 去，說不定她會在那一個冬天的夏天，那一個天堂之國的海濱，會把她的愛擴展到去愛那偉大的大自然。

想到蘇格拉底關於人性的評論，他不是明明告訴我們「一個有人性的人應該有同情心」這道理呢？於是，我們很快地便決定了行期，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搭乘汎美航空公司的支線飛機去 Pelm Beach。

我開着她的汽車，陪她到汎美公司去買明天的票，把買票的手續辦完，她又提議開車到郊外去看雪，我說我還有許多未了的事須今天辦完，不得不拒絕了她這一附帶的邀請，把她送了回去，但她還是堅決地要求我晚上再到她家裏去吃茶。

晚上八點鐘，我從旅館裏打了一個電話給她，她說她馬上開車子來接我，叫我在旅館門口等她。

十分鐘以內，她的車子到了旅館的門口，這時外

而還在擱着雪花。她讓我開着車子，我把車子開得很快，她說：「你急什麼？」

「我想很快就到你的家。」我說。

「不，」她坐在我的右邊，靠得我更緊了，「你祇是把車開過我家的門口好了，我想我們就坐在車子裏談，反正這汽車裏有暖氣的。」

「我喜歡你家的暖爐，我愛着那熊熊的爐火。」

「是的，這是你的怪癖；每一個人都有怪癖的。」

「我跟我喜歡地並不是由於個人的怪癖 (Idiosyncrasies)，也許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都和我有此同感，就像你歡喜冬天裏的夏天一樣。」我把車子開得很慢，隨時留意不要讓地給深厚的雪滑到路旁去了。

「多少人生的意義都象徵在那熊熊的爐火裏。我有一種經驗，便是當我獨自坐在那爐旁望着那火沉思的時候，至少，地對我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這車子已經快到她的家了，但她却堅持要我一直往前開，她主張我們在車中談二十分鐘的話便各人回去睡覺。我覺得這倒是一個很特別的辦法，所以我們的車子便在兩旁密佈雪樹的公路上慢慢地爬行。其實我們有時並沒有談些什麼，那車輪磨擦着厚雪的尖銳的聲音好像就在代表着我們的談話。

「請你把手套脫了一隻，」她突然的說，跟着就把我右手的手套脫了下來。

「為什麼？」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在發抖，其實你並不冷，你的手很溫暖的。」

「她的聲音有點顫抖。」

「謝謝你。這車子真很暖。」

我們彼此沉默了一會。她這時還是用雙手緊緊地握着我的右手，於是我把車子開得更慢了，因為我祇有一隻左手在操縱這一段崎嶇的路程呵。

當我們快要回到旅館的時候，我很傷促不安的問她：「莉麗，我害怕我恐怕不能給你快樂。」

「能。」她肯定的說，「我希望你能！」

我把車子停在旅館的門口。我說我希望她今晚睡得好，她更在車座上，仰着頭望着我，我懂得她的意思，但我祇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手。

站在旅館門前，寒風襲着我，一直望着她的車子在大雪中迷失了影子，我不由感到一陣惆悵。

(海外憶之三)

關於「中國的政局」(通信)

梁漱溟

安平先生：

觀察二卷二期 尊作「中國的政局」一文拜讀。其中大半可以同意。但 曾見

與事實不符者亦不少。本來政局真相，外國人多不知道。過去一年餘國共和談經過複雜，雖我們稍曾與聞其事者，有時亦弄不清楚，其他更無論。一般人對於事實既不明白，則於孰是孰非，更難分判。因此亦就不能發生有力之輿論，以督迫時局問題之解決。這是馬歇爾和國內第三方面深感缺憾，乃至深感痛苦者。今就 尊作舉一例以言之。

尊論：『以前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最近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有什麼不同』一段，似認為二者實質上相等。此恰不然。無條件停戰之說，是黃炎培先生最先提出底。三十四年尾周恩來從延安返渝，宣稱他們決定贊同此說。自此以後，一直到三十五年十月雙十節前，從未改口。『無條件停戰』這句話，是先停下來再講的意思。不要作有條件的停戰；一切條件在停戰後去講。去年雙十節後，政府打下張家口，情勢大變。政府固未同意無條件停戰，中共亦不肯無條件停戰了。此即當時「談、停、談」方式之由來。政府之有就地停戰的話，是在七八月中共解放區為政府佔領後。其意蓋指不恢

復一月十三日前之軍隊位置；但亦僅指關內而說。其後，第三方面折衷方案，有關以上大致把這兩句話講明。以下再指出其不同。雙方軍隊要守一月十三日前之位置，或必恢復其位置，為停戰協定之一種約束。當中共倡言無條件停戰時，不含有變更此約束之意。換言之，是仍然遵守此約束底。此與政府「就地停戰」，其意正在取消此約束者，豈得謂之相同？再則「無條件停戰」，無分於關內關外；而「就地停戰」則以關內為限，亦是不同底。最大不同處：「就地停戰」是政府所提條件之一，要中共接受了方肯停戰；而中共之「無條件停戰」，則主張雙方不以任何條件為停戰之前提。其精神完全相反底。尊作其他與事實不符之點（如談民盟等部分），此處均不及一一辨正。我祇希望 先生和一般讀者，從上例可明瞭在時局問題之解決上，有此一大困難而已。在言論上寧持保留態度為好。此外尊作有涉及漱溟之句話，亦要在此聲明否認。漱之退出現實政治，自決於心者甚早甚早；殊非對於任何方面有何感觸而出此者。餘不白。

梁漱溟

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從劇評聽聲音

李健吾

(編者按：讀者閱讀左
摘三文之前，請先閱讀
本期「讀者投書」欄內

「論壇兩事」一信)

有一天，田漢先生叫我寫一篇東西，回答那些關於「女人與和平」的劇評。今天讀到田漢先生一篇「觀後」，把洪深先生和許多好心的朋友罵在裏面了。曰：「木先生又不是內人，也不是職業的前進劇評家，我必須使他明白為什麼朋友們來「捧場」，那是有原因的。」

是我愛他們那樣做的。根據什麼？不是作品。我告訴朋友們說，「辣婆」冷了許久，為重新爭取營業，衝破難關起見，希望隨便寫幾個字在報上湊湊熱鬧。

那不是「人情」。那是可憐的很，「營業」一場。那和劇本的好壞全無關聯。為什麼要在「文匯報」發表劇本？也是我們幾個人商量下來的，為營業着想，盡宣傳攻勢之極而已。還把小丁先生拉來插畫也是這個目的。什麼目的？希望能拉回

一些看客，讓冷了了的院子熱鬧一下而已。我老早就和弄戲的朋友們聲明過，我是不怕犧牲的。我的第一個策略是讓她「活」，用乾淨錢去活；第二個才談得上「攻」。說風涼話容易，把劇團擄在你的肩膀上，試試看。我改編過張恨水，也改編過那些有名的「舞台」劇。為什麼？因為第一要出錢的老板放心你，然後才能談到長久合作。有了錢，有了信任，然後劇團就可以放手執行進攻的策略。

戲名改成「女人與和平」，熊佛西先生和許多朋友都反對，因為太不嚴肅。但是我們幾個人考慮下來，仍然取了這個滑稽名稱。戲彩排完了，導演笑向張石流先生說，看，要多下流有多下流。所以，說老實話，職業的前進劇評家和田漢先生一樣的有心人的迎頭痛擊，早就在編導的意料之中。

我必須聲明，「女人與和平」如今就要結束了，假如誰想出筆墨確定它的價值，我勸他：「放棄吧，那是太糟場時間，也太浪費精神。假如值得批評，劉西濤會獻醜的。但是劉西濤看了這個戲除去笑以外，一點顏色也不給它。一位文學好友看完了，說，戲當全是一「希臘的」就好了，例如第一幕。我說你以為第一幕是「希臘的」了？他點頭。我嘆息笑了，原來最「色情的」才是「希臘的」。洪深先生是內行，當他提到「阿爾卑斯」那齣笑劇，要我採取打倒獨裁者的主題之時，洪先生多天真呀，他不怕我會坐監牢，戲會演不出。又如某先生嫌我不正而點破戰神，做爲打倒的對象，未免同樣忽略演出的環境。

替你們動真刀真槍呀。而且，我們必須深一層瞭解諷刺。阿西司爾芬尼之所以用女性做爲爭取戲裏和平的工具，簡單的很，正在諷刺我們這些高貴的男性。高貴的男性，你喜歡女人，對不對？好極了，我把女人給你，你這才肯和平；多沒出息！一位太太看過這齣壞戲，說，真的，假如女人用點兒力，和平也許早一天可以爭回的。我聽了之後很不舒服，因為想不到戲裏的諷刺她全十收了。我的男性尊嚴受了傷。阿西司爾芬尼是毒辣的，但是，我的改寫是失敗的。

但是，劇評家和田漢先生是對的，他們的實生活是那樣的痛苦，不是深微的諷刺所能用命的，一切必須直來直往才痛快。一切必須嚴肅才正經。這是什麼時代啊！你們搞戲的爲了生存走回頭路，我們可急不能待啊！你們完全對。政治家即使從劇評也可以聽出聲音來啊！

安尼先生沒有看戲，罵我一掛羊頭賣狗肉。我沒有意見。我的意見是尊重安尼先生的言論自由。安尼先生喜歡在橋頭觀望，念念有詞，盡是看齊的理論，遇有過客，非我族類，順手推到河裏。無論如何，安尼先生是對的，就是騙刃而已，不騙刃怎麼活下去？觀眾演出公債欠了幾千萬元債，安尼先生不見得肯墊出來罷？有哪一位仁兄肯嗎？救救這羣苦孩子！他倒不僅肯做飯吃，而且等好戲演。李健吾是個什麼東西，也配盼和平，那是掛羊頭賣狗肉。我賺了幾百萬元上演稅是事實，所幸全派了師友的正經用場，算是替自己減減罪修修福。但是，觀眾演出公債清了債，還賺了不大不小一個數目，苦的是沒有戲演，願諸公有以教之。

從答辯聽聲音 適夷

首先李健吾對田漢先生揭穿了朋友們

所以捧場的原因，使人明白「女人與和平」所以那樣鬧得轟轟烈烈，只不過想多騙幾個觀衆，給辣婆熱熱場子，並不是作品本身有什麼了不起。一個作品不藉作品本身來爭取觀衆，而必須借助於庸劣的商業廣告已經大可憐了，而更可憐的是那許多捧場的朋友，他們的時間、精力，他們對於讀者與觀衆的信用和責任。我親自遇到一位寫過捧場文字的朋友，自述其被拉而不得不離離的苦衷，而且那本戲的本身，他看不到一半就溜走了的。這種小心得不敢得罪一個朋友而大興得罪千萬讀者和觀衆的「圈內」人，我想今後は應該考慮了。

然而李先生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而且還是一副「俠義面孔」，他不是爲自己的上演稅（他的上演稅是送給師友了），而是爲了辣婆，爲了話劇，爲了藝術，彷彿他倒還是一個真正的藝術的殉道者。不幸正是這種連加以批評都「大糟場時間，大浪費精神」的作品，殺死了藝術，阻塞了話劇的前途。今天的話劇所以擔得那麼悲慘，那種死拉觀衆的營業路線是應該負責任的，像李先生之流的話劇運動者，眼睛死死盯着上座的場子，完全放棄藝術路線，純正的藝術的優秀作品不敢搬上舞台，而明星和噱頭又搞不過姚水娟和大世界，進步的與落後的雙方觀衆都拉不住，這就是話劇劇院鬧得如此冰冷的原因。即使「女人與和平」賣了錢，辣婆還清了債，然而純正的承受了進步傳統的新話劇又何在呢？

李先生不嫌爲封建獨裁政體下的文人，他拉人捧，却不許人批評。他說一說風涼話容易，把一個劇團擄在你肩試試看！「純正的批評，在他看來是風涼話，而且你試試看，這勳頭多重！於是李先生所允許人家的「言論自由」，便成了空口的

諸君。如果李先生擺在身上的不是一個劇團而是一個政府，當然一切人民的言論，都將禁盡滅絕，因為人氏肩上都沒有政府，沒有一羣公務員要跟他吃飯，還有什麼發言的權利呢？

敬答適夷兄

李健吾

讀過適夷兄的文字，非常感謝他的善意，因為當局者迷，經人一點，雖是頑石，也有成金的味道。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所以也無從瞭解，但是適夷兄心中有數，我全盤收下，我相信天佐兄的話，應當沉默。這是一種學習。希望自已有一天還可能長進，所以謝謝適夷兄的仗義直言。但願他有一天還和我談天氣。特別謝謝天佐兄，他把做人的道理教我。

贅言

文匯報筆會編者

健吾兄的「從批評聽聲音」在本刊發表以後，我收到不少辯答和反駁的文章，當時覺得作者既已表示接受批評者的意見，問題大致解決，可以無須再討論下去，因此未予發表。前天收到適夷兄的稿子，他那驚人的坦白使我激動，茲得兩位執筆人的同意，將原文和答文一併發表於此。適夷文中提出的幾個問題，實比他批評健吾的更為重要，希望大家不要當作攻擊私人的文章來讀，那就好了。

「一團和氣」

荒野

在我們的文藝界，以「一團和氣」來代替「團結」的風氣，似在最近更盛行起來了，這種現象如果不起而糾正，而在新文藝的發展途徑上，是會加多阻礙的。因為我們為了團結而無原則的容許了錯誤的東西得到存在，實在是一種不應該的行

為。如以這次李健吾的「女人與和平」而論，要不是適夷出來仗義直言，任其一般對人不對事的人們，亂嚷一陣，任其李健吾大吼一陣，任其一些人為了團結而不發表人家的批評和討論文章，這樣發展下去，確實是很危險的。

這些現象的產生，老實說，是值得文藝界嚴格檢討的。首先，這種「一團和氣」的出現，便說明文藝界的市儈主義的色彩太濃厚了，這些市儈主義色彩之所以得到生存，完全由於從事文藝工作的人之中，有很多人太對事情馬虎虎了，太不注意效果了，甚至可以說太不負責了。

當李健吾在文藝界為他的「女人與和平」叫嚷一聲之後，我想，反應是一定有的，但有的人為了面子，也就算了，有的人覺得應該該批評批評一下，但一想到當前的情形，也同樣算了，有的人雖寫了批評和討論的文章，却被編輯想息事便不準備發表了。適夷的這一行動，倒不是說他很勇敢，能直言，而實在是他對當前文藝任務有負責的思想，因為他不但認清了壞壞，而且進一步的對好壞，以行動來認起朋友和仇敵來了。我們由編者在發表適夷那篇文章前的態度看來，當前的風氣實在太嚇人了，我們要知道，編者收到適夷那篇文章時的謹慎態度，實在說，並不是好現象，因為他在這市儈主義的氣氛里，如果發表出去了，有恐怕得罪人而破壞了團結，所以，他不得不去與人商量，甚至決定發表了以後，還來一番聲明，表面看來，這聲明好像是為了團結，而實際仍不免是市儈主義的驅使。老實說，一個真正的編者，在他來說，應該祇有是非，沒有面子，為了面子而隱藏是非，那是不應該的，我敢說一句，假如那篇文章不是適夷寫的，那位編輯是否發表還很成問題，這又證明編者的發表反是爲了什麼了。這種現

象還不可怕嗎？

我覺得我們的文藝界，在今後大家應該把責任負起來，大家既願獻身文藝而為文藝所負的使命感，當然大家都是希望自已進步也希望文藝的發展前途，基於此，我們當然希望文藝界團結，但這種團結，應該是有原則的團結，應該在進步中求團結，在互相批評中求進步的團結，也祇有這樣，所謂的團結，才是真正的團結，才是永久的團結，才是經得起考驗的團結。不然，你好好我的團結，一團和氣的團結，表面看來，也許是天下太平，相安無事，而實際上那根本就不是團結，那祇不過是個市儈主義的集團而已。如果我們不安心受騙或安心裝聾裝啞的話，李健吾

給適夷的「敬答」，就是真正接受了他的批評嗎？老實說，以李健吾以前在批評他的人的面前的囂張一世，氣焰萬丈來看，要得到這一問題的解決，不是那樣容易的。所謂一經指點便明白了，未免明白得太快，在他的這一作法，還不是以「沉默作答覆」的另一市儈作風。我想：適夷是一定得得出的。很多的讀者也是看得出的。所以，我希望要安心檢討文藝界這種風氣的話，也用不着等待下一次，就從這次李健吾這件事情作起，好好地深刻的檢討一下，澈底檢討出這種作風的根源在那里。澈底的檢討是建立新的陣容之前所必要的，不然，所謂今後應該怎樣作，也不過是一個願望罷了。

宏德餘印刷紙號

附設
* 莊 扇 棧 堂 潤 錦 *
* 社 具 文 利 勝 *

營業項目

本號專印
各種中西
機器表冊
經售中西
紙張對聯
綢緞蘇杭
雅具中西
文具教育
用品一應
俱全如蒙
賜顧竭誠
歡迎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三八至三二〇號
電話九四三六五
印刷部福建路五十八號



第一次出版四種六冊

晨光女學叢書

月月有新書絡繹出版

歡迎外埠批發郵購

這是一新編的叢書，印本名貴，紙張精良，印刷精美，裝訂考究。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歡迎各界人士踴躍訂閱。

中宣部備(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一五五二號



老舍創作

老舍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有國際地位的小說家，他的「駱駝祥子」英譯本，是今年美國最盛銷書之一。最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正在美國講學。「四世同堂」可稱爲吾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偉大的作品。一百萬字，分三部出版。先出二部四冊。最後一部，正在美國寫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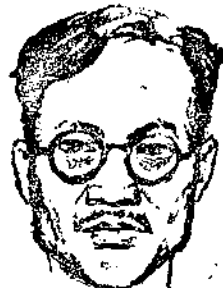
全書六百餘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洋三元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陷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面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祁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故事。第一部從北平淪陷初期寫起，一直到南京失守爲止，共計三十三章，四十餘萬字。



全書約七百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繼「惶惑」而最近寫成的「四世同堂」第二部。故事向前開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在華北被敵人視爲一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祁老人的一家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漢奸們的得意忘形，愛國者的忠貞不屈，形成了最明顯的對比。許多人在槍刺下偷偷的生活下去，不少人却壯烈的犧牲了。全書共約四十萬字，三十三章，分釘上下兩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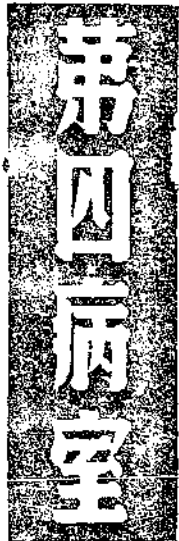
巴金創作

巴金的小說，十年以來，一直在國內擁有較任何作家更廣大的讀者羣。他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映上銀幕，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字，遍銷世界各國。他在勝利前後所寫成的兩部大長篇，均交本公出版。「第四病室」已出。「寒夜」正在印刷中。



全書一厚冊
約三百餘頁
已在印刷中
一月內出版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的「文藝復興」月刊連續刊載，獲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兩個渺小人物的渺小生活，這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也沒有仁人志士的壯烈犧牲，有的祇是一些平凡的願望，痛苦與哀愁。看慣了熱鬧場面的人，不妨到這個偏僻的角落來聽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的申訴。書已付印，一月內出版。



全書一厚冊
約計四百頁
每冊三千五
郵購免寄費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中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在受苦，掙扎，死亡的暗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但在這裏生長，而且把陰暗的病室都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人物描畫深刻。長二十萬字，是作者最近的精神傑構。